

我相信 I Believe in Miracles

凱撒琳·庫爾曼
Kathryn Kuhlman 著
陳玉慧 譯

神蹟

榮登美國
百萬暢銷書
排行榜



我相信 神迹

凱撒琳·庫爾曼

凱撒琳·庫爾曼 (Kathryn Kuhlman)

1907年5月9日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康可迪雅的農家，十六歲就獻身作傳道。1935年建立可容納兩千人聚會的丹佛復興會堂，十幾年後，感受到醫治恩膏逐漸明顯，於是開始醫治特會的事工。在她長達五十餘年的傳道生涯中，神藉她的服事醫治了無數病人。

属神的奇女子

辛班尼〈恩膏〉节选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不太知道凯撒琳·库尔曼，因此我想在此简述这位奇异的女子，她对我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力，并且影响无数世人的生命。从神在她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可以更多学到他借着恩膏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怎样的作为。

凯撒琳在 1907 年 5 月 9 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康可迪雅附近，她长大后是个高挑、红发的少女，顽皮、

意志坚强而且聪慧。14 岁时，她在一所小型的卫理会教会里，参加由一位浸信会布道家所带领的复兴会时接受耶稣。从许多方面来看，那经历是未来年日的预兆。

她在台前被圣灵降服，啜泣、颤抖、崩溃，令她家人、教会和镇上的人惊愕不已。

“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多年后她说。

我能完全认同那啜泣和颤抖。

信主后不到几年，她便和姐姐咪多丽及姐夫一起巡回布道。不久，她感到对失丧者愈来愈有负担，便独自巡回服侍。在司琴海伦·居里夫的的陪伴下，她行遍中西部和西部服侍了数年，最后到达丹佛，在那里一间仓库中举行的聚会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群众。

在 1933 年经济最萧条的时候，盛极一时的丹佛复兴会堂便在那一年的聚会中产生。这期间她已算是位布道家，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主。虽然在许多基督徒的事工中都发生了借祷告得医治的事情，但是她那充

满能力的神迹侍奉却远超过其他人。然而不幸之事即将临到，幸好神已计划好克服凯撒琳的弱点。

1937 年她邀请一位又高又帅的布道家布鲁夫·华而崔到会堂来服侍，他呆了两个月。他虽然已婚，却恶意离弃妻儿。凯撒琳完全失去正确的判断力而爱上了他。当他终于和太太离婚时，凯撒琳不顾关心她的人对她的恳求和警告而嫁给他，之后便跟随华而崔去爱荷华州。

她那兴旺的事工瓦解了，虽然丹佛的部分事工仍在其他人的带领下继续进行。

华而崔在爱荷华州的事工也失败了，因此他们离开那里，巡回中西部和西部各地。有时一起服侍，不过多半都是他在侍奉，她则静静地坐在台上。因着神的恩典，人们常常在他们的侍奉下得救蒙福。但是生命却在他们两个里面枯萎，尤其是她。

凯撒琳已远离她那起初真实的爱——主耶稣基督，她快枯萎了。据杰米·巴金罕这位牧师兼作家说，多年来她一直知道她会不一样。神对她的呼召是那么深刻、那

么不能改变,以致大约六年后,她无法再继续忍受这惨况。华而崔也知道,不过有所行动的是凯撒琳。

巴 金罕在库尔曼小姐去世后写了《库尔曼传》(以琳书房已出版),这本有关她的书,其中引述她在这生命的转折点上所说的话:“我已做了抉择。要么就服侍我爱的人,否则就是我所爱的神。我知道我不能又服侍神,又与先生住在一起。”(打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她就称呼他“先生”。)没有人能体会我身受这种如死般的痛苦,因为我爱他胜过我的生命。曾有一度,我对他的爱远超过对神的爱。最后我告诉他,我得离开他;神并没有放弃起初的呼召。我不仅是与他同住而已,我还得面对良心,圣灵的责备实在叫我难以承担。我已厌倦于自我辩护,我太疲惫了。

有一天下午,我离开了洛杉矶市郊的公寓,发现自己正走在布满树阴的街道上。闪烁的阳光穿过头顶上的树梢。走到巷底,我看到一块路标,上面标示着:“死巷”,我心如刀割,痛得难以言喻。倘若你以为上十字架是件轻轻松松的事,那是因为你还未上去过,我知道,而且我是一个人上去的。我对圣灵充满的奇妙丝毫不

知。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周末下午 4 点钟，我的生命来到一个瓶颈，正准备要放弃一切——甚至包括“先生”，想一死了之。

我大声呼喊说：“亲爱的耶稣，我完全投降了。我将一切都交给你，取去我的身体吧！拿走我的心吧！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我将一切都交在你奇妙的恩手中。”

凯撒琳明白，几乎有六年的时间，她一直是在欺骗自己，她想寻求神的祝福，却又不愿活在神的训诫底下。她犯罪了，但是她悔改，在那个星期六下午回转过来。她死去，变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埋葬。巴金罕写道：“她转身回头，沿着街道昂首踏上来时路。”

当时除了慈爱、赦免人的神以外并没有别人。“没有一个人”多年后她轻声地说：“没有人知道这个侍奉让我付上多少代价；只有耶稣知道。”

多年后，我和玛骐·哈特娜论及凯撒琳的“死”，她让我有极深入的看见——这看见是我们都必须学习

的。当凯撒琳悔改与回转时，必然是悲痛至极、充满罪恶感。而神问她：“凯撒琳，我赦免你了吗？”她回答说：“赦免了。”然后神说：“我已忘了，在我的册上这事从未发生过。”

从那一刻起，直到晚年，她从未提起这件事，神怎么说，她就怎样看待这事。

根据经文，神把已悔改的罪抛在后面，绝不再去看。东离西有多远，这些罪离他也有多远。你若一直回来求赦免，他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要悔改，就蒙宝血洗净，罪得赦免，并保有清白的记录。凯撒琳·库尔曼是什么人，怎能用和神相反的方法看待罪呢？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门开了

两年后，在历经许多起起伏伏，以及因为嫁给一名离婚男子而饱受弃绝之后，库尔曼小姐在宾州西部的富兰克林下了巴士。门终于准备开了。

她在福音会堂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那期间, 她开始了一项广播事工, 而且愈做愈好, 逐渐遍及美国各地. 最后她抵达匹兹堡, 这地方后来成为她那奇妙事工的总部.

在富兰克林那段期间, 她开始尽力解决医治的问题. 她有时传讲医治的信息, 人们会得医治, 但那不是她事工的主要重点, 带领人经由基督获得重生才是。“我内心 知道有医治这件事,” 多年后她告诉巴金罕: “也的确从那些得着医治的人身上看到这个见证。它是正确的, 也是真实的, 但是秘诀是什么呢?”

有一天, 她看到一则广告, 说有某个“医病布道家”将到伊利城来开帐篷布道会, 她决定去看看, 或许她能找到关键所在。然而她想找的却不在那里, 至少对她而言 是如此。那位布道家卖艺似的大吼大叫、肆无忌惮、哭泣, 几乎要失去控制。她在所谓的医治中看到欺骗的明证, 她只能哭泣。人们被批评缺乏信心, 以致陷入沮丧、绝望中。

可是凯撒琳虽然心碎，却仍相信神的话，她遂在神的话语中寻求帮助。

结果，她于 1947 年 4 月 27 日开始教导一系列有关圣灵的信息。我想把在巴金罕书中所发现的一部分教导再印出来，因为其中包含着决定库尔曼小姐日后一生事工的真理：“我心里看到一幅图画，那是在创世以先，三位一体神坐在一个大会议室里。神，也就是圣父，告诉另外两位说，即使他要创造人类来与他同行，人类还是会犯罪，并且会破坏这同行的关系。而恢复这同行关系的唯一方法，就是有一位格为这罪付上代价。因为若无一个位格为人类付上代价，人类就得继续以不幸、疾病、死亡，以及下地狱来偿付所犯之罪的代价。”

在圣父分享完后，他的儿子耶稣开口说话了：“我愿意以人的样式到地上去，为他们偿付那个代价。我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使人类恢复与我们原有的同行关系”。

然后耶稣转身对圣父说：“但除非你与我同行，我就不去，因为你是带有能力的一位。”

于是圣灵回答说：“你尽管下去。当时候到了，我就在地上与你会合。”

耶稣就这样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但即使他是神的独生子，却未带原有的能力降生。然后伟大的时刻来到：当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时，举头望天，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耶稣愿意以肉身在地上行走，必定是一项最大的震撼。我几乎可以看见圣灵在他身旁耳语道：“我来了！现在我们可以照计划行事，使事情发生。”

于是事情发生了！耶稣被圣灵充满后有力量，可以医治病人，使瞎眼得看见，甚至叫死人复活。这是神迹的时代。而耶稣与圣灵在一起持续了三年的时间，到末了，圣经上说，他“将灵魂交付神了”，于是圣灵又回到圣父那里去了。

耶稣躺在坟里三天之后，三位一体神全能的第三位格——圣灵，又回来了。

于是耶稣带着荣耀的身体走出坟墓。他在世短短的时间内，不只是行了神迹，而是给他的跟随者一个大应许——贯穿于整本圣经的最大应许：他说住在他里面的圣灵，会回到凡愿意向神敞开心门之人的里面居住；凡耶稣所行的事，他的跟随者也能做。事实上，甚至更大的事都可以成就，因为圣灵并不被局限在一个身体里，而是可以自由进入任何愿意接受他的人里面。

在他离世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神给了他这项恩赐，现在他又将它转交给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当经历五旬节的神迹，每一个教会都应当看到使徒行传里的医治。这恩赐是为我们而预备的。

迅速的果效

第二天晚上，凯撒琳开始要讲道时，有一位妇女举着手冲到前面说：“凯撒琳，容我说几句话好吗？”

库尔曼小姐并不习惯这样被打岔，但她仍以千万人都会喜爱的态度说：“来吧，亲爱的，当然你可以

说。”

“昨天晚上，在你讲道时，我得了医治。”她轻声说。

也许这是凯撒琳一生中唯一一次说不出话来时候。她并没有摸过或看过这位妇女，更别提为她祷告了。

当时你在哪儿？她勉强问出这句话。

就坐在听众席啊！

凯撒琳说“你怎么知道你得了医治的？”

经医师诊断我长了个肿瘤，你讲道时，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我非常确定我已得着医治，所以今天早上我去看医生，证实那肿瘤已经不见了。

另一项医治发生在次周主日，然后再下一个、再下一个、一直不断，神的大能由她的侍奉涌流出来，直到 1976 年主接她回天家为止。

我们都不象凯撒琳那样蒙召或蒙医治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不计代价地完全献给神，他会恩膏我们的生命，经由奇妙圣灵的能力指引我们为他成就大事。

你愿意付上代价吗？记住，你给神的东西绝不会多过他的赏赐，不管你放弃什么，将什么给他，神经由恩膏回报你的，会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索取属灵电子书籍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目 录

- 《我相信神迹》第 01 章 你不要惊奇
- 《我相信神迹》第 02 章 战士残躯振新身
- 《我相信神迹》第 03 章 毒癌无药根除
- 《我相信神迹》第 04 章 疾病翳障见云天
- 《我相信神迹》第 05 章 健足飞鹰
- 《我相信神迹》第 06 章 气清神颐
- 《我相信神迹》第 07 章 慈心仁手坚弱躯
- 《我相信神迹》第 08 章 虹销雨霁降天恩
- 《我相信神迹》第 09 章 手足情深
- 《我相信神迹》第 10 章 戒毒奇遇
- 《我相信神迹》第 11 章 颈涨心碎灵复苏
- 《我相信神迹》第 12 章 伤俘释回庆新生
- 《我相信神迹》第 13 章 童目圣心面增辉
- 《我相信神迹》第 14 章 目睹、心服、口述
- 《我相信神迹》第 15 章 担架抬出捷步行
- 《我相信神迹》第 16 章 众医束手非绝症



烈火國度传媒

扫描二维码 关注

第一章

你不要惊奇

如果你读这书，以为我古灵精怪，想用你所不愿相信的事，使你信服的话，请你不要阅读，只是把它忘掉：因为我既不盼望，也不期求，单用神迹使怀疑真理的人来相信神。

假使你以讥嘲、不信、攻击的态度，来读这书的话，请你不妨把它送给别人去读，因为这书里所说的事，在当事之人，皆认为极其神圣而庄严。他们的经验是太宝贵、太郑重了：别人不应当读到只是嘲笑，听到只加戏侮。他们以极度的感激和崇敬，把这些经验铭志心衷。这些神迹临到他们的时候，既非常真切，又非常奇妙。

倘若你以为我单单相信靠祷告的能力和神的大能医病，因此而反对医学界，反对医生，反对使用医药的话，你便看错了，如果我能选择一份职业的话，在一切可能范围内，一定选择医师或律师。不过我既已蒙神呼召传扬福音，所以就没有自己的选择。

在海诗医生当选为美国医药协会主席时，他发表下面一篇宏论，他说：“医生走进病房的时候，实际上不单单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只能用科学药品、物质器材来帮助病人，其余的事乃在于他信靠的神才能作。如果我知道有无神派的医生，我认为他根本就不配行医。”

海诗在美国南部医药协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开幕式上，即席发表这篇评论，他接着说：“医学院虽教授基本的医药科学，做一项伟大工作，不过我觉得人太过注目基本科学，把属灵价值的教训反而几乎忽略，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他强调说：一切的医治皆是出于神。医生虽能诊断，施药，能将他和世人所学最好的医药科学用于病人，但是最后归结起来说，仍然是神的大能医治病人。

我相信神的大能，正如一般内外科医生相信病人得医治一样，他等待自然(实际是神)的医治，我相信神有能力医治，不仅是逐步，只要他愿意，神更有权能使人立刻痊愈。因为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所以神不受时间，或人的理想，或先入为主的意念所限制。

如果你以为我觉得人在需要的时候，去看医生，用药动手术，这一类的事是犯罪的话，这看法真不公平！老实说，我确信神能不用科学器材或医药，立刻医治病人；但我也相信神赐人头脑来运用！神既赐人智慧、意志，当然期望人运用熟练的普通常识。

如果你生病，而你还没有得到信心恩赐去相信神迹时，宜乎寻求最好的医生，求神借着人工作，使这位医生靠神的引导医治你，这样你们双方皆等候神施行实际的医治。无论有没有人的帮助，神的医治大能总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如果你以为我是一个人，有丝毫能力来医病，更是彻底错误。我对本书所说之任何神迹，皆无丝毫相干，

同时对任何人的身体蒙医治也都无份。我一点医病的能力 都没有。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耶稣这道路指示你，使你认识这位大医生，能为你祈祷，但其余的事则皆在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我知道神为我所作的大事，也看见他在 无数人身上所行的神迹。至于他要为你作什么，就全在乎你。只有人能够限制神的大能！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看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弗一：十九、二十。）

神讲到他权能之伟大时，并不说他创造出宇宙的权能，那虽然是伟大，但却指向那显明在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主基督的复活，以及我们要和他一同复活，乃是神权能的最大明证，是世人所已知，或总要知道的最大的神迹。

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林前十五：十四、二十。）

基督徒信仰的依据乃在于一个最大的神迹，使基督教在地面建造的全部工程，或立或倒的房角石，全在于耶稣基督复活这神迹的真实。如果这件事是虚假，使徒保罗承认说，全部的工程都要倒塌。

从没有别的宗教敢向人这样的炫耀，敢要人信神迹，并将其提出的建立在神迹上。

因为基督活看，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不是枉然，并且最奇妙的事乃是这种极大的能力，是任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本身并无能力，一切的能力皆是神的！

事实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既是真的，神又应许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将来也有复活的神迹：所以只有相信他现在能行神迹，医治我们的身体，才合乎情理。如果你以为我不承认别的许多教会所用各种神医方法的话，你也是出于误解。因为圣灵的大能决不限于任何一处或任何一个方法。

我们决不敢把目己本身的眼光、教训和方法，造成武断的教条，而杜绝其它一切同样重要的真理。

例如我们在圣经见到，神在五旬节那天，以及在哥尼流家里，赐下圣灵的恩赐时，不须要任何人“按手”，但是在撒玛利亚的复兴(徒八：十七)，以及以弗所的复兴(徒十九：六)，信徒皆借着按手而披圣灵充满。

因为人在任何一方面武断，或把它作为定论，皆犯了错误。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主耶稣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这种特别情况下，他吐唾沫在地上，用以和泥，抹瞎子的眼睛，又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但另一次耶稣走近耶利哥的时候(路十八：三十五)，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在这件事上圣经没有记载，主耶稣曾摸过他，当然也没有用泥抹他的眼，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教了你了。”……他立刻就看见了。

他们两个人皆是瞎眼的得到医治，但耶稣在每一件事上，所用的方法却是不同。

雅各受圣灵膏抹，在他的书信里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五：十四、十五。）

在另一方面，在早期教会里，圣灵的能力是非常的伟大。“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于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看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看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徒五：十五、十六。）

这明确证明，圣灵的大能决不限于任何一处，或任何一种方法。

如果你以为我怀疑没有与我一同亲眼见到神迹之福音工人的灵性的话，你又误会了。因为我们对灵性的

考验，重于肉体得医治的真理。那是基于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人由于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流血之功而得救。（来九：二十二。）

如圣经所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四：四-六。）

无论是灵性上，或是肉体上，一切的医治皆是出于神，不过在这两者之中，灵性的医治更为重要，乃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

尼哥底母问主耶稣说：“怎能有这些(属灵的重生)事呢？”

这乃是我们有限的智能，非靠神不能了解的奥秘。但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也是非靠神不能明白的事。

论到电力，你是否愿意坐在黑暗之中，等到明白才使用呢？虽没有人确知电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因为不

明白它的一切原理，而不敢使用。

请你告诉我，食物怎么会变成体内的活力？如果你不明白的话，足否不吃呢？请你讲神怎样轻抚杯中未垦的一撮荒土，只要经他一抚，就能放出紫罗兰的气息。

你化几毫钱买一包花种，虽是少少的几毫，你却能见到神迹：这仅值几毫的东西，却只有神知道它怎采发芽开花。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神迹发生，可能只是我们把它忽略了，或把它当作自然而已。

再请你讲“谁使人的脑筋休息并使它转动”——脑科的医学专家也不能答复。虽然他们确知脑的那一部份控制一身筋肉的活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脑筋为什么这样？什么东西引发它工作，才使它能够转动，并控制全身各部。

宾州最大的匹兹堡产科医院高级医师，国际医学院妇产科副主席贝医师，虽曾接生过二万五千个婴孩，但是他说：“婴孩的出生，乃是最大的神迹。”

这位曾受医学训练，献身该项工作，享誉全国的医生，首先承认人类的出生，非人类所能了解：这是使人类惊奇不置的神圣奥秘之一，这奥秘到现在仍无法渗透。

贝医生说：“从胚胎学研究人类细胞，可以见到未来之婴儿的眼目、心脏、腿、鼻、嘴唇等各部位。如果这不是出于神，是什么呢？”一个新出生的婴儿，九个月以前形影全无，但现在却有眼、耳、口鼻、手、足，并且饿的时候会哭着想吃；出生几个钟点以后，就会安然的在母怀吃奶。科学有否印备一份小小的说明书，告诉他到什么地方去吃饭，怎样可以去？是否有人教他在饱暖时，怎样闭目睡觉，他自己还不会翻身时，是否有人教他伸腿舒臂，才变得结实强壮呢？不，在婴孩出生的时候，没有一本说明书教他，但是，每一个可爱的婴儿皆确实知道，怎样才能满足他的需要。

神既然从未向人解释肉体出生的奥秘，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不接受灵性的东西呢？因为这两种皆是从神而来。耶稣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约三：六、七。）

属灵的重生赐人一个新的性情、新的愿望。他以前所爱的，现在会恨恶；以前曾恨恶的，现在会爱；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怎能有这些事呢？只要你对我们所讲的简单奥秘，还有其它许多事项得到答复的话，神也许会把这根底答复你。不过在你没有明白以前，仍是去园中种花，在家中用电，神还是在每小时使许多的婴孩出生。

我全心全意的祈求神，使你经验到重生的大神迹。

圣经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最奇妙的神的儿子证实他所宣告的一切！

本书所记的故事皆是事实，皆是信靠行神迹之神的人有凭有据的经验，神尊重人信靠他话语之权能。这些

故事要帮助你明白，我相信神迹的原因。

如果你把这本书继续的读下去，我就像保罗一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神——“那赐人智能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弗一：十七、十八。）

第二章

战士残躯振新身

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宾州布德拉市鹰报首页大字标题，登载一项纯系记者亲眼所睹，决非间接听闻的动人消息：

“布道家库曼女士在此举行神医布道，使跛者得救，扔除拐杖行动自如。”是那大字标题，下面的内容说：

该聚会中有一名扶杖而行之人自称：从一九四五年起，即非靠拐杖不能行走，但依孔女士所嘱扔除拐杖，竟在信道中轻捷往返行走，进出讲台，并照孔女士吩咐，自由伸舒筋肉。此时，该聚会欢欣沸腾之情绪乃达顶点。孔女士起初替他拿看拐杖，他春风满面，后又将拐杖另扔一边，对扩音器说：他在佛罗里达州，从一篇杂志报导得知孔女士，是以一人特地乘巴士来此聚会求医。

这报的编辑或记者，当然在前一晚坐在会众之中，瞠目凝神的注视神彰显他奇妙的医治的大能。

扔去拐杖的人叫李加力，他有三个孩子。他离家从军的时候，只有最大的四岁的孩子依稀记得她父亲在吕宋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重伤以前是什么形像，其余两个小的从不记得，不曾见过他们的父亲未用过拐杖。他们只知道，他从腰部以下瘫痪，常常剧痛。

他们带着惊奇的神情，听别的孩子谈到他们的父亲，怎样带他们出外野餐，到森林中旅行，出去游泳，皆非常羡慕。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因他们所不能了解的一种原故，和别人不同，他有腿却不能走，所以他永远不能带他们作任何户外活动。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部队中的化学机械师。在一九四五年，盟军在吕宋岛建立滩头阵地以后，他这单位奉命向马尼拉推进，以拯救四年前被日本俘虏的友军。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部队在沼泽地带登陆。他说：“那里全都是水，我们每次想出到公路上，都被

高处敌人见到，埋伏在山中的敌军就要向我们射击，所以我们第一天只好整日藏在水里。”

第二天开始有台风，大雨倾盆。第四日他的连长在离他六呎之处被击毙。立刻来接替他的连长，有自己的机械师，所以叫他到六哩以外的另外一连去工作，就在他前往报到的时候，遭遇到不幸的事。

因为桥被冲毁，所以卡车必须绕越填筑处而行，他说：“我们在这填筑处触到地雷，卡车被炸成齏粉。”这是他多时所知的最后情形。

三十一天以后，他去到离受伤之战地有二千五百哩之医院手术台上，那时他虽不知身在何处，何事发生，但在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记得自己虽喃喃说话并不知所云为何——“我确是很容易的登了陆。”他一讲过以后，立刻就被麻醉，好施行脑都手术。

在以后的六个礼拜之中，他有时昏迷，有时清醒。后来他被送回美国，成了活不如死的僵尸。他是全连之中仅存的五人士之一，他含泪说：“如果我没有参加布

德拉市神医布道大会的话，现在所活的只有四个人了。”

他从腰部到骨盘都受到压伤，右眼失去，牙齿完全脱落，腮骨碎裂，颈项脱节，脊背断成二部，下半身完全瘫痪，两条腿好象毫无生气的锤石，无知无觉的挂在身上，但在他仍有知觉的各部，却痛得非常难受。

他想起那些地方只要小小的动一动，就会痛得要命。比方说，如果我的腿一冷，血开始回流，这好似扎心一般，几乎痛得难忍。我既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又是这样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孩子的话，似乎不值得活下去。因为孩子，我从不真个想死，我也不愿意向死亡屈服。

这时他因为不断的流血，体重减轻了六十磅。

他在蒙医治以前，曾动过四十一次手术。他对医院内部情形太熟悉了。在他蒙医治前五年，他还是不断的到专科医院就医。

他身体虽是那样的伤残，但头脑却异常的清醒，他说：“我清楚看见神一直在看顾我。”许多人知道他是

一位好的机械师，但是不能出外工作，所以把机械问题和蓝图拿到他家里求问他。他虽然一步不能行动，甚至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能下床，但就靠这种方法来维持家庭。

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他的身体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时他实际上已不能吃任何食物，因为不断的出血，所以他的生命虽是慢慢的、却是必然的消逝。他说：“在我们虽一无可持的时候，仍然要抓紧一样——我就是到了那个地步，我的生命只有一线希望而已。”

圣诞前数日，本地专科医院医生，叫他回松湾专科医院疗养。

他说：“专科医生皆很好，我对他们和政府医院的优点颂扬不尽。他们用最好的科学方法医治你；但是这一次我不愿意去了。我记得我对医生说：对不起，如果要死的话，我要和家人共度最后的圣诞。现在距离圣诞只有少少几天，过了圣诞以后一切可随尊便。他接着说：就在这几日内，我偶尔读到国民杂志中有一篇关于孔女士的文章，同时我收到三个朋友的信，他们皆

告诉我在匹兹堡有神医布道大会，都问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她的一次聚会。

宾州、匹兹堡，在我看来似乎不远，我的妻子就是那里的人，我也认识黄的士公司一位司机。我心里遂兴起这个意念，如果我决定去的话，可以住在朋友家里，我越想到这一点，越觉得去参加一次神医布道大会，乃是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希望。”

最大的问题乃是，怎样去到那里呢？他不仅瘫痪，并且因出血太多而身体软弱得不能坐下。他觉得在任何情形之下，他的身体都不适于去到匹兹堡。如果他想去，他知道必有下列两事之一会临到，或则他回家以前死去，或则医好。他最后决定说：“即使我生命有一线希望，活了这样长久，决不是没有意义的。我绝对相信，如果能去到匹兹堡，神一定要医治我，他医好我以后，要使用我为他工作。”

十二月二十八日礼拜四早晨，他一个人非常痛苦的慢慢的爬上开往匹兹堡的巴士。

约经三十六小时，他到达嘉理基堂参加礼拜五的神医布道大会，到门口时他心里浇上一盆冷水！因为聚会已经在一时前散去，他从没有想到聚会在晨早九点开始。

他精疲力尽，弱不能支，虽然扶杖也不易站立，并且又感到几乎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只想如果能多活两天的话，这位的士司机朋友就会送他去宾州，布德拉市的主日崇拜聚会。

在以后全部的四十八小时之中，他盼望生命延续到他能参加聚会的时候。这是他的决志——也是信心。神因他的慈爱怜悯，当然愿意赐他力量，使他能活到那时间。

他几乎不能前往。在临去以前约二十四小时以内，又有一次非常严重的出血，使他虚弱得非靠两个壮汉扶助不能起身或行走。他靠他们扶持才到达会场。

到了门口，几乎一切希望皆失，人告诉他，里面座位全满，已无空位。他只好在严寒的会场外面，扶着拐杖，靠两个人支持，站在那里。距会场虽近在咫尺，也

远在天涯。他身体非常软弱，每一分钟几乎都好像一个钟点那样难熬。

他正想放弃最后渺茫的盼望时，内中有一位会众见他这样的情形，乃说：“我自己蒙了医治。”所以把她的座位让给他。他说不出的感激，进入会场。

他初进去的时候，有否感到神的荣耀呢？

他笑着追述当时的情形：“在起初不是这样，因为我初时走入的时候，还是非常痛苦，痛得使我甚至不能想到别的事，但是稍过一会儿，我遂认识以前从来未曾认识的主。”他记得：“我刚坐下来的时候，孔女士就开始讲道，她所讲的第一件乃是，今天下午的聚会是拯救灵魂，而不是医治身体。”

如果他起初想到，他的盼望是潜藏在命运之底渊的话，他现在知道还要再下一层梯级才能寻到。他坐在那里冻得半僵，软弱得要靠拐杖作夹板才能坐稳：他听到我说，这个聚会不是为医病而举行。

他说：“那时我想我的身体要归于死亡，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只是对自己旧人而死。”

他继续追述：“那天的讲章很好，虽然使众人皆蒙福，但我却没有。我千哩长途来到这里求医治，而散会在即我仍然没有得到医治。”

那天有许多人得救，五十多人到讲台前献身事主，有许多人得到奇妙的医治，但是他却不在其中。他极度失望之余，充满彻底的绝望。

最后一首诗刚刚唱完，会场中宁静得连一根针跌下都可以听见。他说：“孔女士举手祝福时，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讲，我的心沉坠。这时一切希望全失。然后她的手慢慢的放下，一直看看我，用一个指头直指着我问道：‘你是否从佛罗里达来？’我回答是的。于是希望重新萌发，她又叫我起立，我说我不能。她仍坚决的说：‘奉耶稣之名，叫你起立，仰望他，并且行走！’”

他起初扶着拐杖站立，信道非常狭窄，他有一件又大又重的大衣。那天布市天气在零下十度，他从佛罗里

达来没有习惯到那样冷。他想走下狭窄的信道，衣服穿得那样厚，瘫痪得扶拐杖在冻滑的地上行走，想不踏到别人时，就要小心看着地，不容易抬头仰望，但他总还是能够做到。

他说：“突然间，孔女士叫我把右边的拐杖拿开，我找试一试看，果然能行走，我的腿支持住我的身体——我记得我感到惊奇，她怎能知道会达到这地步呢？”

就在那时他身上的痛苦立刻消失，他说：“那好象电光发出，又好象墨水在吸墨纸上散开一般。”

他感到他一条腿既然能平稳的支撑它的身体，索性把另一根拐杖也丢开，不用人挟持自己站立。

他说：“孔女士就叫我走上讲台，台阶很窄，也很高，共有十二级。有两位健壮的大汉走到我身旁来帮助我，但我不需任何帮助。我走到讲台时好象一双鸟展翅飞腾，好似没有着地，我并不是走去，乃是跑到孔女士那里。”

他对自己蒙了医治是否感到惊奇呢？他坚定的回答说：“我并不觉得，因我正是为此而来。”

有人问他不用拐杖行走，是否觉得奇妙？他回答说：“我早已期待今天。”

这就是他的答复。他笑着说：“从孔女士叫我仰望主的第一天起，我一直就以赞美感谢的心情仰望神。”

他蒙医治以后，从他司机朋友那里借到一百多元美金，用去大多数金钱，一次付款买一架二手货车。他需要一架货车，把他妻子存在匹兹堡的家俱搬回。那天下午他自己帮忙装货，把车子开回佛罗里达！

一个瘫痪、垂死而绝望的人，让这位大医生——主耶稣抚摸，立刻得到痊愈，并且第二天就能装一车家俱，从宾州匹兹堡一路开回佛罗里达，这实在是出于神，他乃是神之大能的活的见证。

三天以后他把车开到佛罗里达自己的车房，轻悄悄的走进寝室，一声不响，三个孩子正在房里游戏。

他们看见他大步踏入，都瞪目结舌的感到惊奇。他们怔怔的坐了少顷，疑所见非真，因为这是两个小的孩子，生平第一我见到他们的父亲不用拐杖走路。这时他们突然明白父亲所遭遇的情形，他们的父亲能走路了，医好了。他把这事告诉他们以后，大家皆欢腾雀跃，只有孩子们充满欢乐时，才能发出道种奇异的鸟语——好象 雀鸟和鸣一般。

他们笑出热泪，牵手蹦跳，然后又定睛看他。

他接着说：“我非常快乐，我只有看着他们欢喜。从没有想到自己的喜乐，竟能嘉惠别人。孩子们实在是非常关心，我不知道他们那晚是怎样的高兴！我只盼望在他们看到我不用拐杖在那里站立，又走到对面，到他们那里时，把他们快乐惊奇的面容拍摄下来。”

从那时到现在经已有十一年了，他一直是一个粗壮完全的人，他能走，能跑，也能爬高，从前瘫痪的迹象

一点也没有留存。他从那位的士司机所借的钱，剩下十七元美金——他用这全部资本自己经营，从起首生意就非常兴旺。他做了农业咨询会机械师，最近又成为佛州农务委员候选人。

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除照圣经所规定的十分之一，还要多得无限的奉献，用作福音工作。他除了极简单的日常生活以外，多余的每分每毫，都献上作训练青年受基督教育之用。

他为什么孜孜不倦的贡献时间和精力，促进青年宗教教育呢？

他说：“因为根据统计知道，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儿童，有四分之三的人长大以后，变成热心教会工作人员，经常参加聚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受这种教育，长大以后不参加教会。我们既知道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人，有四分之三成为基督徒，继续做积极的基督徒，组织基督徒家庭，这样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使青年受这种训练了。”

在他蒙医治的那天，有些人在场很不容易相信他们所见的，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之事。

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对他一点也不知道。为解释疑虑以证实他的医治起见，我曾仔细的调查过他的环境。

认识他的人，其中几位法官，皆夸他品行极好。他过去的情形正如自己所述，他的诊断记录皆在他所说的几间医院案卷中。他蒙医治，乃系全能全爱之神，所行之无可反驳的神迹。

他的独生子现在高中读书，他的女儿学护士，他最小的“婴儿”现在十三岁了。他们是十一年前的夜晚，欣欣雀跃的孩子。

他说：我们每晚都有家庭灵修晚祷。孩子们皆爱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他们对孔女士百谈不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面上露出极大的感激之神色。”

我马上把我所信的告诉他：“要他们特别感激耶稣，因为他为他们的父亲作了大事。”

我再一次劝他，特别要使他孩子知道，我对他蒙医治一事丝毫无关。这类神迹常常由圣灵大能，或单由神的大能行出来。神不愿别人夺取的，就是他的“荣耀”。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天父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太六：十四。）

第三章

毒癌无药根除

杜莱本不是心情浮动的人，不过无论那一个做丈夫的，在他妻子要动手术的时候，心情都会紧张，他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外面踱来踱去，等候医生的消息时，脸上露出紧张之神情。

他有无数次看过手表，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把胆囊割除，最后有两位施手术的医生走来，他一看到他们沮丧的面孔，心里就浮起恐惧。他还没有问他们以前，一位医生就先对他说：“杜先生，我实在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你，你的太太生了癌症。”

他瞪了半晌，一句也说不出，然后又问他们：“在什么——什么地方有癌症，你有没有将它割除？”

医生起初摇头，然后尽量镇静的解释道：“她的癌症已蔓延全身——肝、胃、胆囊，以及胰脏各部，因为传布很广，所以她必要离世，我们无法施手术。”

“那么她能活多久呢？”他失声的问他们，他的声音都变了。

“六个至八个礼拜的时间。不过她能在九天或十天之内出院，那时你只有使她舒适，直等她的死期来临。”

他听到这种答复，好似天崩地坍一般。

他在俄州税务署工作，为他太太的痛担心了好几个月。他见到他的太太逐日清减，由一百三十二磅降至九十七磅，也见到她的饭量日日减少，最后甚至连粥都不能吃，并且更见到她阵阵的剧痛，几乎痛得要死。

她在一九五二年正月入院的时候，他想不出什么原由，只以为那是坏胆囊作祟，影响全身。但现在五位施手术的医生中的一位，证实他最担心的忧惧，告诉他，他的四十九岁的太太，要送回家中料理后事。

他问医生说：“有否把实情告诉她呢？”医生摇摇头。

医生说：“我们现在决不同她讲什么，只等病理学家把全部报告送回以后，就告诉她生了一个恶性的瘤，暂时不能割除。”

过了几天他们这样告诉她以后，她并没有受他们哄骗，她完全明白自己有一个不能割治的毒瘤。

她住院九天后，应当在礼拜日回家。

礼拜三，约深夜，他和他女儿以及妻妹，从医院探望她回来，坐在家里，悲不自胜，默默无言。因为他太太即将离世，无可挽回。他的妻妹突然提议说：“我们何不写封信给库曼女士，请她为她祷告呢？”

她看到他迷惘的神情，就向他解释道：她有一个朋友告诉她神医布道，以及孔女士的福音广播这些事。

她提醒他说：“现在医药既已无效，也许这样办法可行。”

他平常皆参加教会聚会，他的太太也是一样，他相信祷告，但他们两人皆从没有听过神医这件事。他说：“我们以为这只是在圣经时代发生的事，从不知道现在还是一样。”

他听到妻妹谈到礼拜五晚有神医布道聚会之后，欢叫起来说：“既有这机会，我们还等什么？如果我们今晚把代祷请求寄去，一定能在礼拜五以前，赶上他们的聚会。”

于是他们马上就写，他在清早三点跑到火车站投寄。

他说：“我心里非常急切，我知道唯一能寄托我们希望的只有神。我相信祷告的能力，如果神真个现在还医人疾病的话，我相信嘉理基堂所有的信徒皆要为她祷告，一定会有神迹奇事发生。

在神医布道会举行过两天以后，她出院回家，但是她不知道别人为她送出代祷请求。不过她现在相信，从她所发生的事看来，她蒙医治实际是在礼拜天的清晨破曙时，她在医院里肚腹绞痛，每十分钟一次，继续有三

十六小时之久，她说：“就这样把毒液完全排到体外。”

她回家以后，情形好似正如医生所预料。但她丈夫和女儿，以及她自己，自从她听过福音广播，明白神医以后，皆不为她恶化的病情动摇，坚持她必蒙医治的信心。

她除了极短的时间以外，既软弱又病重，几乎整天不能起床。如果不靠医生给她带回大量止痛药的话，她的痛苦实无法忍受。医生在医院给她一张纸条，告诉她：“药用完以后，叫你丈夫照方再配。”

她很久以后才知道，她妹妹和两个侄儿经常参加聚会，为她祷告。她出院回家六个礼拜以后，也第一次被带去参加聚会。

她那时非常软弱，不知能否受得住旅途劳顿，去到容城。她一路呕吐，荏弱不堪，不能行走，她丈夫和女婿必须背负她上会场石级，她瘦得只有九十磅重。

她说：“我第一次感到神的同在，同时也体验到神的大能。”

从那次以后，无论她病情怎样，他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去到容城。她虽不是立刻得医治，她的病情开始逐渐好转，她有好几个月时间只能吃少少的薄粥，但是在第三个主日回家途中，她竟请丈夫停下来买一点菜蔬。他丈夫劝她说：“你还不能吃那样的东西。”

她说：“我能吃，我知道我能吃。”那晚她吃了一大碟菜，并无不良反要应。

再下一个礼拜，她叫丈夫和她同在容城吃饭。她自生病以来，在那里第一次吃从未吃过的丰富大餐。

她当然病况好转了，但是她还有些痛。在五月初的一晚，医院给她的药吃完了，她请丈夫到药房照方再买。

她丈夫说：“我走进药房的时候，突然间好象听见一个声音说。她不再需要这些止痛药了。”于是我转身出来，方单仍拿在手里。

那药方以后永远没有配。从那天起她也永远不再吃止痛药了。几个月以内，她体力完全恢复，她丈夫说：“她从那时起，能做比两个妇女更多的工作，擦墙、剪草等。在起初，我简直不能拦阻她工作！”

当然在怀疑派的人会说，癌症是一种常会减轻的疾病。你怎能说她的病情不是这样，怎能诚信不疑的确知，这位妇女现在已经没有癌症呢？为这个原故：在她癌症痊愈三年半以后，一九五五年六月，她又生病，医生再一次诊断她的胆囊病。但是她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知道神既医好她，也必保守她，她丈夫和女儿皆持同样的信心。

她回到以前的那间医院，仍是以前诊治她的那几位医生诊治她。

但是这次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把情形告诉她丈夫时，和上次完全不同。他再次注意走来的两位医生，他们是上次施手术的。他们走近时他注意他仍的表情，他知道会听到什么。只是他们这次的面容，不像上次那样冷峻沮丧，反有点愉快和迷惘的神色。

他问他们道：“情形怎样？”他们说：“没有癌症。”

他又问他们：“到底是怎样没有的呢？”他很盼望能听到他们的解释。

他们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一位高于人类的神，看顾了你的太太。”

以前生癌症的地方，现在除了疤痕薄膜以外，一无所存。以前受损伤的器官，现在也完全恢复，并且情况良好。在她身体内已没有发作癌症的迹象了。

他们像以前一样在医院化验室，作活体检视以证实诊断情形。但是从这次情形看来，他们虽把切片送到俄州检查，结果仍证实没有癌症。

初次的诊断是否错误呢？

没有一个医生敢这样说，因为有五个医生协助第一次手术，他们皆亲眼见到她身体的病状。

有人会问为什么在她癌症痊愈三年半以后，再动第二次手术。我相信那是作该处癌症绝迹的实际证明。只有施手术之医生，能给怀疑的人以这种证明。

她经胆囊手术以后很快的康复，更使医生感到为奇。一个月以后她回到家庭医生那里检查时，医生拍她肩头说：“我对你的情形非常愉快。你和你一家皆成为活的模范，把信心所能作的大事告诉我们。”

自从她蒙医治以后，他们一家的生活皆大大改变。他们一家比以前更亲密，并且个个都亲近神，经常参加这里的神医布道大会，好象去到自己的教会一样。她从来没有缺过一次不听福音广播，她丈夫因为工作，所以好多年只能在假期收听，但退休以后，他们每天都跪下祷告，怀着感恩的心收听。他们每天读经，到处向人作见证，述说神在他们身上彰显的大能。

她丈夫、她本人、医生、连我目己，大家皆不知道有什么神迹或怎样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神行了神迹，这也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

主耶稣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感到惊奇。我们不知道你怎样作这些事，不能分析圣灵的工作，只知道要你的大能，行出这些神迹。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将赞美、尊贵、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

第四章

疾病翳障见云天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在别人只是另一个礼拜的开始，但在区佐治来说，却是他一生中最高兴、最不平凡的一天。

他在二十一年又五个月前，在宾州林市熔铁厂工作，不幸遇到意外。

他以前在那里工作多年，一向做例行工作，平安无事。他和另两个人从锅炉旁，铁的熔液大桶里，取一小勺熔液，把勺拿到他们工作之处，将之倒入模型里铸造器具。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早晨，他们要把熔液送往比平时稍远一点的地方，回到熔炉那边时，见勺内还剩下

一些熔液。他们趁那熔液未凝固以前，急忙把它倒入几乎装满新熔液的大勺里。

他们倒时，铁倒入勺中，熔液因此溅出。

他说：“我见到熔液飞来，立即自发的闭上眼睛。”但是眼皮并不能抵挡红熬的熔铁，熔液透过眼皮，灼透他的眼睛，照他自己说“好似油煎一般”。

他在剧痛之下，跑到近旁公司护士那里，她很快地把那已经凝固的、如一粒涨开的麦子那样大的铁挪开，并且把他立刻送到眼科专家那里，医生马上把一剂止痛药给他吃，对他摇头说：“我很难过，我觉得你这一只眼永远不能看见。”他以后还有六个月十足的痛苦。

铁是有毒的，医生虽给他施行预防治疗，他的眼睛还是很快的受到传染。六个月的长期剧痛，使他不能在床上躺卧。他在这六个月之中，虽稍稍睡一睡，但只能在寝室的地板上，才不致吵醒别人。

来年，他求问过许多医生，包括宾州布市一位有名的眼科专家。这位医生检查他受伤的眼睛以后，叫他住医院，在那里再作详密检查，最后证实他的右眼永远不能复明，结果在一九二七年获得宾州因工伤目的劳工赔偿。

一目失明已属不幸，但再过些时他开始注意到，另一只眼睛也越过越坏，这使他更为伤心。

他对于阅读感到越过越难，他记得“远在黄昏天黑定以前，只因为不能看见，所以必须停止工作。我虽然从未对家人讲这件事，但他们皆知道，事实上我的视力正在消失着。”

他以后又去见一位眼科专家，这位专家是当时全国的名医之一。他给他解释说：因他右眼失明，角膜蒙上厚厚的烙伤薄膜，遂使以前的一只好眼太过吃力。虽用眼镜，对于只好用一只眼担任太过吃力的工作来察视全景，也还是无补于事。

他再问医生可否施手术，割除他受伤之眼的烙坏薄膜，但是医生说，因薄膜已陷入太深，不能割除。这使他受到将成为全盲之阴影困扰。

一九四七年初，住在布市的他的大女儿，告诉他已从电台听到福音广播，劝他和他的母亲同去参加聚会。他们遂在三月第一次去那里参加神医布道聚会。

他说：“我起初并没有完全相信，因为我知道有许多传讲神医布道的人，实际上一点也不能，所以我对之存有戒心。我能全心聚会以前，必须先清楚知道这种工作。”

那晚他和他太太对这次聚会谈论很久，他们谈的时候，他作很多的思考。最后他说：“我相信孔女士有些道理，我想再去——下次再去时，就真正的全心参加。”

他们在以后的两个月中，去过好几次，他说：“我见到这工作的外型和实质，疑虑全消，我知道那是真的。”

五月四日是礼拜日，他们家中有客人，有两个出嫁的女儿和他们全家都在他家，他们准备在一点左右吃礼拜大餐。中午有一对青年夫妇前往参加聚会时，路过他家。

他们说：“我们以为你喜欢和我们同去，你意思怎样？”

他说：“对不起，我们家中有客人，我们还没有吃饭，并且现在已经太迟，去到那里一定没有座位。”

但是他的两个女儿知道，如果她们不在那里的话，他们父亲一定要参加了。所以他们极力主张要去，结果他们皆同意前往。他们乘朋友的车，由一位青年驾驶，立即起程。

他们到达迟了，聚会已经开始，会场中挤满了人，他们必须自愿站三个半或四个钟头时间才行。这时他们之中有一人见到，中间第四行一并有四个空位。

他说：“这些位置好似正留待我们一般，我们从前门进入坐下。”那天有许多人蒙了医治。

但他显然不在其中。他说：“后来，我听到孔女士作出我前所未闻的宣讲。她说神愿意每一个人得医治，正如他愿人人得救一般。”我想那是对的，所以我说：“神啊，求你医治我的一双眼睛。”

我没有求神医两只。

事实就是这样，他一发出祈求，这一双瞎了的眼睛，立刻就开始烧热。他虽然相信神要医治他那一双眼睛，他还不能实时明白现在所遇之事的意义。

他的上眼皮在遭遇意外时被灼去，成为 v 字形。他把睫毛闭下的时候，常常触到眼球，使他痛如火烧。他以为现在所发生的就是这种，但他注意到坐他旁边的一位女人，注视他大衣前面，他遂朝下面看那女人注视的地方，见到从他清了的眼睛里，流出许多眼泪把衣服淋湿。

他笑看说：“我记得在那时觉得是多么的难堪，并且我也尽快的拿出手帕来抹衣服。”

散会时他离开座位走出通道，但是他觉得他不能就这样的出去，他对和他同来的青年说：“我有一种最奇异的感觉，我虽无法解释，不过确有一件是我所不明白的事临到我。”

那当然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神的大能。

这两对夫妇开始返回林市，他说：“我们转到自己的正路时，我注意到路上的牌子号码。我以前从未见过，我现在虽见到，仍不明白发生何事。”

他接着说：“我们清清楚楚的过了小山，突然之间好似有一阵密云遮住太阳，立刻移去，遂发出明朗强劲的阳光。我举目望天，实际上一点云也没有。”

他这才体会到有一件伟大的神迹临到他。

那时他们在见到下面有路伸出的山上，他闭上“好”眼，用另一只盲了二十一年多的眼睛，看见车辆上到对面山上。

他说：“我想那时我惊得发呆，我不能相信这事，我有很久没有讲一句话，我觉得我完全被神迹折服。”

最后他向他的妻子欢叫说：“我能看见一切东西！”

他们到家的时候，他另换一种方式进入。他家的设计是由正门通道进入厨房，但是，这一天他从寝室，经过餐室去到后门。

他说：“通过厨房有我所买的一个小钟，那是钟面很小的一种挂钟。在我走去看钟以前，妻子说：“那钟是几点，你那只眼睛真能看见了吗？”

他蒙上另一只眼，看看钟面，马上回答说：“五点三刻。”

他妻子笑了，喜形于色的说：“多谢神，你真能看见了。”

你会见到我既从未为他祷告，又没有为他按手。他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一个下午坐在会场，神医治他时，

我并不知道。

他去到二十一年前为他的一只“好”眼配眼镜的医生那里。当时医治他的那位医生已经死了，继任人还在那里。他请他为他验眼，但是在他验眼以前，他说：“这一只眼睛有一段奇妙的历史。”医生说：“请你告诉我吧。”

在他述说经过情形以前，先问医生说：“你相信神的医治吗？”医生说：“当然相信。”知道他可以放心随便的谈，于是他把经过的情形都讲出来。这位医生作了一个详尽的检查，但是在检查时问他：“现在所用的眼镜是在那里配的呢？”他说：“就在这里。”医生说：“这样，检验纪录一定也在这里了。请等一下。”他进到案卷室取出记录，查看时不住的对他感到惊奇。

他检查以后，重新写下记录，最后他对他说：“你右眼的疤痕已完全消失。”接着又问他：“你知不知在上次检查时，你的另一只眼睛坏到什么程度？”他对这一切记得很清楚，他怕变成全盲，他点点头。

这位医生说：“你不仅一双眼睛，乃是双目皆蒙了奇妙的医治！”

他蒙医治两年以后，决定去见布市的手医生，开他的玩笑。那医生在他入院出院时皆诊治过他，并且向赔偿委员会签发证书——判定他因丧失一目应予赔偿。

他说：“我知道经过这多年时间，他不曾记得我了，所以我带看太太同去，并且在口袋里带一张判定赔偿的纸条——于是去到医生那里，请他检查眼睛。”

检查以后他问医生说：“你看我的眼睛怎样？”医生说：“极其良好，虽有一只比另一只稍稍好一些，不过那无关紧要。我的眼睛也是完全一样。你的左眼完全，右眼有八成半视力。”

他听到这句以后，从口袋里拿出赔偿委员会的判决书给他看，医生读了感到非常惊奇，他不住地说：“这是奇事，真是件奇事。”

他并不想否认他蒙医治，有记录在他面前，他也不能否认。这是神在区佐治的生命之中所行的神迹。

“主啊，我要能看见。”这句话是他的祷告。他好象一千九百多年前的瞎子巴底买一样，听到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可十：五十二）

第五章

健足飞鹰

有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傲然走入匹兹堡儿童医院，他是由一位有名的医生指定前往检查，是他一生之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他必须先经过体格检查，才能加入美国空军。

他去见的这位，是在他九岁生骨髓炎时为他诊治的医生。

他们一家的人皆不会忘记，他们三个孩子之中的长子，九岁的那一年，在一九四九年圣诞节后，他母亲去到城里买节后的平价货，把三个孩子交给一个十六岁的男孩照顾，这孩子以前在她出去少少几个钟点时，曾常看顾他们。

她下午很迟回到家里，孩子们皆非常高兴的迎接她，他们喋喋不休的谈到和婴孩妹妹所玩的花样——尤其是他和长子余金所玩的拉绳游戏，用一根绳子绑在两人的腿上，看谁能拉赢。

这是不是余金腿病的原由，虽然无人知，只是两天以后他的腿开始跛了。他母亲问他的腿有否受伤，他说没有，他母亲并不担心。凡知道孩子性情的人，皆知道男孩喜好粗野的游戏，所以做母亲当然会想到，他的腿系受伤所致。

但是他继续跛行，并且过几个礼拜以后，他的情形确见恶化时，她才有点忧虑。她不理他的不驯——说自己一点事没有，而把他带到家庭医生那里。医生立刻也作他母亲起初所想的看法，说这只是一种微伤而已。

不过再过两个礼拜，有一天他放学回家，诉说左脚跟受伤。他母亲虽仔细审视，但还是看不出受伤的迹象。再过几天，他越过越叫足肿痛苦，他母亲注意到他好似顾惜它一般，最低限度他不让脚跟着地。

她再把他带到家庭医生那里，医生叫他用X光照片。两天以后医生极度慎重、声音低沉地告诉他说：余金乃是生了骨髓炎。这是他母亲担心的问题，医生解释说，这是一种在脾骨上端发生变化的痛，结果会变成残废畸形。他劝她立刻找儿童医院一位有名的整形专家，约定特间诊治。

过了几天，他和他母亲去到这位专家的诊所。医生仔细检查以后，又请另一位医生商讨。他们商量了几分钟，告诉他母亲，要孩子立刻住院。他们指出他母亲以前所没有见到的一件事，就是这孩子的左腿不及右腿发育健全，比右腿已经短一寸半。

他在住院的十天，照了更多的X光，确定诊断结果，遂用器材帮助他肌肉收缩。但是这对于短的那条腿没有功效，所以他从胸部到脚趾皆敷土石膏，然后出院。他二月初次住院，四个月以后，到六月再回到医院除石膏绷带，又照了几张片，换上石膏绷带，直敷到八月。

六月底，他母亲第一次听到，在嘉理基堂有神医布道，她说：“有一位邻居劝我收听福音广播，并送上代祷请

求。第二天我就开始收听，也开始为孩子的痛禁食祈祷。”

八月一日，她把孩子带回来再照 X 光，所敷的石膏已经除去，换一付铁撑代替。在暑热的夏天敷上石膏已够难受，何况一直到足趾，换上一付十五磅重的铁撑，当然更不舒服。他在敷石膏时期几乎忍得心碎，总从不呻吟，甚至扶着拐杖缚着绷带，还想和同伴打垒球，但是他现在求他母亲说：“妈妈，我能不能换回石膏绷带，不用铁撑呢？”

孩子的这种恳求很使母亲伤心，尤其是因为他一辈子可能带着铁撑。除非他的腿获得神抚摸，否则一定会越过越坏，那腿已经开始萎缩，一定会继续变成完全无用的畸形。她在八月底一个人第一次单独参加神医布道。

她笑着说：“我只是在自己的教会里聚会，从没有见过这样虔敬的聚会，甚至也从未听过重生的经验这件事。”

“我喜欢这种聚会，但是我对这聚会一点也不明白。我觉得在这会场里，行我从未体验的神奇事项，我要回

去多多学习。”

下一个礼拜她带着上了铁撑的孩子参加聚会。那天有许多人蒙奇妙的医治，但是她的孩子却没有。她说：“我对这一切仍然是非常陌生，这些事对我非常新奇。”

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初，她再次带孩子来嘉理基堂。他们来得稍稍迟一些，所以得不到座位，只好靠着后面的墙站立。突然间孩子的左腿开始抽动，神的大能临到他身上。

她很快的看他的脸，见他面上容光焕发。她紧紧抱看他开始哭泣。后来她突然明白还有一件她所要做的事，就是她和神之间的关系。她必须有信靠神能作工的信心——这是她的工作。她很快的发出祷告，祷告未完以前，她知道神已经赐她那种信心。

她握着孩子的手，把他带到妇女休息室，叫他在那里等一会，自己出去找一位招待员。她见到第一个招待员就向他要一个螺丝批，他很快的找一个给她，她把螺丝批带到妇女休息室去。

她出声祷告以后，就先把孩子从左脚上扎起来的铁撑拆开，然后再把他两只鞋都脱下，叫他走过这间广大的休息室。他走起来一点不难，也没有跛的样子。她叫他站在自己面前，审视所发生的事：左腿奇妙的长出了所短的吋半，和右腿完全一样！她把铁撑拿在手里，一同步行回家。

第二天早晨她去见医生，医生听她所说非常惊怕，告诉她拆去铁撑，对她孩子有很大的损害，使他以后不容易康复。

她听到也实在惧怕，在以后的几个礼拜之中，她内心发生从未有过的可怕交战。

她是靠信心而行。她完全相信神医治的大能，她知道神抚摸了她的孩子。但是她又自言自语道，神也藉医生的手工作，也许她应当留心听医生所说的话。

在以后的几个礼拜里，她把铁撑装上又拆去，照她自己说，有无数次之多。她和医生谈了之后把它装上，再经恳切祷告以后，又把它除下。

有一天她刚刚把铁撑装上，孩子腿上立刻起泡。

于是她说：“这是神对我说，我现在才知道，我只是太不坚定、害怕，太昏乱得不敢顺从。”

她把铁撑拆去，直到水泡消除以后再放上去。这次这条腿好似立刻发青发黑，但是却找不出任何理由。

她说：“最后我听见神的声音，看见他的手管理这些事。我把铁撑拆去之后永不再装，把它放在一边，我一经决定真正的相信神医治孩子以后，就不再惧怕了。”

他的腿从他母亲十二年前在会堂里拆去铁撑以后，一直完好。

她照医生吩咐，带孩子按期去检查。医生对他蒙医治都感到惊奇，认为这是一个神迹。孩子蒙医治三年以后，她得到一份最宝贵的产业：那是由两位曾经医治过她 孩子的著名的整形专家发出的信。他们付一切费用，请她把孩子带到医院里，使他能帮助别的没有信心

的人，证实神医治的大能一点也不假。

他父母把他曾戴过短时的铁撑捐给医院。他去到威尼士堡书院读书，参加棒球队打球，在全班之中获角力赛荣誉奖。

后来他决定参加美国空军，那边对体格规定比别处可能都格外严格。

他们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取录他以前，叫他回到以前医治他骨病的医生那里，再照一次 X 光。

他现在在空军密码电讯部服务。

你听到这一个神彰显他大能的故事以后，能否和我一起说“我信神迹”呢？

第六章

气清神颐

这里我还要介绍两位心被恩感，极其爱神的人。我常站在讲台上，俯视台下群众的面孔，我看见站在群众之中的贝克夫妇。我们眼睛相对，点头招呼，心灵融和，好似因神的慈悲医治了贝克，而共同感谢主一般。

贝克在俄州容城一个大玻璃瓶厂工作。他在一九四八年初秋开始生病，起初只像一种无关紧要的干咳，他一点也不害怕：只以为戒除香烟，吃一瓶止咳药水就会好。但那种方法无效，咳嗽反见转剧，坏到使他每天要带一瓶止咳药水去工作，并且要按时服食。可是他的咳嗽仍是更频而更重。

十月的一晚，他放工回家，感到非常不适。他有点发烧，胸部因久咳震痛，乃对妻子说：“你猜，我是否

有了肺炎？”他遵医生吩咐在家休养几天，再去工作，虽感到稍为好一些，但距离痊愈还是很远。

三个礼拜以后，他中午放工回家，因病得太重不能站立。从此以后他几乎有五年不能工作。第一晚的病况，是未来之八个月各晚的榜样。

他在下午七点发高热上床，同时也特别恶寒。他虽用热水袋，他妻子虽然也加许多毯给他盖，他还是全身发冷，到次晨四时才止。那天下午医生诊断说他患恶性肺炎，以后三十天继续照肺炎医治，但病况仍然是有增无减。

每天下午他注视时钟，最怕它指向六点。他所以怕那个时间，因为他知道那时候会发生何事。他每晚都受到这同样的病魔缠绕，在六、七时之间被寒意所困，战栗 颤抖，全个床铺震动，牙齿格格作响，连隔壁都可听闻。从恶寒时开始，他整夜一阵恶寒，一阵出汗，直到明晨五时左右，才疲竭入睡，不过只睡一小时左右，又被 咳嗽震醒。发冷、出汗、咳嗽，这三件之中，那一种症状更厉害是很难讲，不过他一发冷时，全身就浸

在冷汗里，他的床铺连褥子都湿透。他的妻子一晚最少要替他换四次床，出汗太多使他的身体非常软弱，医生也感到情况严重。

但是最可怕的症状，还是从病症本身显出，就是他每次受冷而咳嗽时，总觉得自己不能呼吸，似乎没有药能解救他这种可怕的缺少呼吸之痛苦。他的妻子说：“他有好多次想用力，把肺里的空气呼出，另行吸入时，他都是面色转黑，舌头吐出。”

他妻子有好多晚坐在他床边，或跪在旁边为他彻夜祷告，她只是说：“我知道神是他唯一的救星。”

三十天以后，他因时而出汗，时而发冷而虚脱，也因不断的咳嗽而疲竭，受到呼吸越发困难的影响，他的病况非常严重。医生知道他的病症不只恶性肺炎一种。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医生想探出他的病源，就试验他是否患其它疾病。结果皆不是，他的病情仍然是丝毫未减。

最后，医生之中有一位亲切的问他，在生病以前做什么工作。他知道他在露天里，用含有碱质溶液的洗涤剂洗瓶消毒。医生以为他用棍搅溶液起风的时候，他一定吸入大量的恶味，使他的肺受到这种伤害，所以叫他去克利夫兰一个诊所检验，以待证实。该诊所证明他的肺确因吸入大量碱气而蚀损。他所患的是肺炎气喘和气 肿。

他在那里留了很久，但是病况仍毫无起色。虽然许多人没有听过细胞组织中气肿这名词，这却比肺癌和肺病含在一起还厉害，并且不容易诊断，它往往被误认为肺炎或肺炎气喘症。

患这种病的人肺部充满空气不能呼出(他的症结就在不能把空气排出)，结果扩张太过的肺失去其弹力。在正常呼吸时，自由上下活动之隔膜，现在逐渐的减低其 效能，变得不能活动。正常的人在静止之中每分钟呼吸十四次，但是患气肿的人每分钟呼吸三十次，仍不能吸得充份的氧气。他因长期而普遍的缺少氧气，筋肉软弱 失去效能，最后连极细小的事几乎都非他力所能作。

这种症状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无论病人咳得怎样厉害，都不能吐出使他难受的粘痰，由于他猛烈咳嗽无效，支气管通道乃致破裂、肿胀生疤而长厚，使通道越过越窄。

对这种病症现在还无药可医——只有试用暂时缓和的疗法。但这方法有时有效，有时却无效。所有患上这种病的人，无论是否治疗，皆注定因失去气息而死的定命。

病人失去呼吸能力的程度，以肺部受的损害而定。他的肺损伤很重，照医生看法是既严重而又固定的损毁，所以他实际上是完全的失去能力。

自从第一次把他误诊为恶性肺炎以后，他有八个月之久继续不断的整夜恶寒，在这个时期里他没有超过三次、连续有两夜不生恶寒。最后让他短时期不睡在床上，他觉得因缺少呼吸，连走动几步都极其痛苦。

他说：“寝室只在厨房的隔壁，但是我从那里走到厨房吃饭时，总要倒在台上，坐到十五分钟以后才能吃

一点。”

他病得积月成年，在容城住了三次医院，共有九个医生诊治他。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一种疗法能够医治。他有四年多不能工作，他所能做的，照他自己说只是坐下或躺卧而已。不过在这几年之内，也有些值得纪念的夏日，他能够缓缓的走到院中，停息一下，用力吸点新鲜空气。

他妻子说：“他坐在那里，看我修剪草地，觉得自己一点用也没有，坐在旁边，眼泪就会倾泻下来。”他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我确实知道，神能行一切奇事。”

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听过三、四次福音广播，他太太带过他参加神医布道聚会。他说：“我总不知道我怎么能去到那里，一直站着排队等候开门。这件事证明神实在一路和我们同在。”我一去到那里，见许多人蒙神医治，就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神是多么的奇妙。那天下午我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也知道神爱我，他既为别人作了大事，一定也要为我作。我看见妻子常常整夜不睡为我祷告，我觉得如果我要蒙医

治的话，自己也当献上祈祷，我虽不善于祷告，但是我要尽自己所知而行。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的妻子说：“我想你写一份代祷请求给孔女士，这要你写，而不是我写，因为这是你和主耶稣之间的事。”

他坐在厨房餐桌旁，他妻子拿出纸笔。他立刻写好，他妻子马上拿出投邮。

过四天是礼拜六，他妻子想到她那开杂货店暨餐厅的姐姐家去帮忙几个钟点，因为到那天为止，她丈夫几乎有四年没有工作，除了劳工赔偿基金会有少少几元以外，几乎没有收入，他们生活非常困难。她当然想如果她能不离开她生病的丈夫太久的话，尽量的赚些钱来维持生活。

在这一个特别的礼拜六下午，她要离开她丈夫时，心情很紧张，如果他比平时恶化，或发生何事的话，他无法用电话通知她，因为他们无力缴费，电话早被拆去。她心里非常忧虑，她想不去那里，但她又决定仍是冒险

去一下，因为他们需要赚每分每毫，积起来才能付前天送到院中的四吨煤价，等到礼拜天有一个朋友来，帮他们把煤搬到地库里。她出去半个钟点，她丈夫坐在自己常用的椅子上。

他说：“立刻之间，我好似知道现在是照神的话信靠他的时候，神在圣经里说：‘因他——主耶稣——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所以我马上仰望他，求神医治我，好象我看见他医治许多人一般。”他马上觉得胸部有一阵大的热气散开，接着就觉得病得非常难过。他对他这种感觉非常害怕，后来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要怕神，因为这正是你所求的。”

他蹒跚的走进浴室，靠着洗面盆喘气。突然之间，口中吐出一大杯重而清的水。他抬起头来以后，作四年来第一次行的深呼吸。他想起这事微笑说：“我觉得奇妙得无法形容，我走到天井里踱来踱去，不住的欢笑，不住的涕泣，同时也多谢神。”

晚上，他妻子从姐姐家回来的，见到后院的一大堆煤几乎完全铲清。他丈夫把四吨煤搬入三吨。她进到屋

里首先问他：“你觉得怎样？”他立即答称很好。她进到寝室时又问：“是谁这样好心，在我出去时把煤搬到地库里？”

他说：“是我自己。”他走到寝室迎接妻子，她朝他脸上一看就知道所发生的事。于是他们二人一同跪下，感谢神的恩典。

晚饭时，妻子问他说：“你是不是太累了，留下一小堆煤在外面？”他笑着说：“并不是太累，因为朋友答应明天来帮我们，我不要他来到以后没有工做，所以留些给他。”

他有四年多没有走过五步不发生严重咳嗽、以及停下来喘气呼吸。再过两天，他从家里进城，足足走了两哩。他在法院大厦前停下，朝上一看，那是四层高的房屋，他虽清楚知道那里有自动电梯，但他喜欢爬楼。他作了一次深呼吸以后，轻快的爬到楼上，举步不累，上下自如。四层楼宇毫不费力，这实在是神的大能。

他痊愈已有十年，医生查不出他有丝毫病症，并认为他的肺完全良好。

他现在做园艺工作维持生活，并且每早八时至下午三时后，跟着切草梭上下斜坡。

他笑着说：“果你的肺不好，你不要做那种工作。”

他接着满面春风、喜形于色地说：“医治我们时，简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我们的感觉。内子和我每天生活中都感谢神，想为他做点工作来报答他。”

活的信心才能相信神到行动的地步。他说：“好似知道，现在是照着神的话，来支取他应许的时候。”

我常常对约书亚领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最后一次的光荣战绩感到兴奋。神应许把那城赐给他们。他们围绕城墙行走六次，没有一块砖头移动，窠臼也没有一点差错，甚至城墙也没有一点裂痕，但是第七天来到，神已经应许！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书六：十六。）

那时城墙上一点小缝也没有，也没有一块砖头跌下来！“但是百姓一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就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敢。”

这得胜的秘诀，在于百姓以信心发出呼喊，单单照着神话语的权能，敢领取他应许的胜利。只有活泼的信心，才敢相信神到行动的地步，那么神迹奇事才会发生。

第七章

慈心仁手坚弱躯

我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次见到一个约有五呎二吋身材，一双棕色的眼，外面生出深色长的睫毛，可说是我从未见过的娇小玲珑的身材。我很容易明白在宾州罗市，她工作的餐馆，别人惯于叫她“比蒂宝宝”的原因。

我很难相信这女孩一点也不是孩子，她已有长大成人的儿子。在不明白神的大能之人，一定更不容易相信，这个活泼健壮的女人，在不久以前曾临到多部硬化症的最后阶段。

她生了这绝症多年，对这种病现在还无药可医，虽用缓和治疗，使人似乎得到暂时的减轻，但以后还是越过越跛，最后使病人无法可治。

她在一九五〇年春季到达这个地步。有好几个月之久，除了由丈夫抱出去看医生以外，没有出过爬四层楼梯的大厦，因为她这时一点也不能行走。

她丈夫在家时，会照顾她，抱看她行走，好象抱婴孩一样。他不在家时，她想去到那里就只好爬去，但由于她的膀臂现在已经无用，所以她仍然不能爬得很远，当然她有几天会好一些——这是这种病的特征——有时就爬得稍为好些：她能迂回曲折的抓一个椅子腿，去到另一个椅子腿，这样就能爬得更远一些。

她的两腿冷得发僵，膀臂到肘也是一样，所以双手无用，不能拿任何东西。她已有很久需要人喂，在她丈夫工作的时候，许多好邻居每天中午轮流来喂她。

她记得：“他们喂我时，我颤抖得非常厉害，使汤匙不能入口。”这时，她的病状前途很坏，除多部硬化以外，她又受到心惊。医生告诉她丈夫和儿子说，由病症造成的瘫痪般的不断战抖——这种严重的磨折，她难以长期承受。

四月的一天，在市场工作的她的儿子问她：“为什么不到北边孔女士讲道的地方参加聚会？我上下工经过嘉理基会堂门口时，见许多由救伤车载到那里参加聚会的人，从那里健健壮壮的走出来。我见他们有拐杖也用不着了。你为何不去看看？”

她马上告诉他：“我实在身体太差不能去，医生皆说一点办法没有。”她孩子又坚定的说：“母亲，请听，我看见他们用担架抬入，也看见他们走出来。神如果能把这事行在别人身上，当然也能行在你身上。”

她儿子不断的劝她，直到她答应最少每天收听福音广播为止。但是，这事容易说而难做，因为她一点也不能转收音机。她丈夫每天离家工作以前，都把她放在一张摇椅上，或沙发上，把收音机放在她旁边，她却不能不等在那里，直到有人来帮助她才行，因为她一点也不能动。

五月初，有一个朋友在开始广播前，到她家坐了几分钟。她说：“比蒂，我替你写了代祷请求，所以我盼望你今天收听。”

次日礼拜六没有广播，另有一位朋友来看她。他们坐在寝室里谈心，突然间有一件奇事发生——她说：“我以为这是另一次平常的震颤，于是我开始抖得很厉害，我知道这次和以前完全不同。我的朋友怕得回家去。后来她告诉我，她以为我要死。我自己也怕，开始爬过厅房，见到探我的嫂嫂，她把我带回寝室。”

她接着说：“我坐在那里，震颤得非常厉害，这时我以为我要倒毙。嫂嫂以为吸枝香烟会好一些，所以她点起一枝烟给我，但我偏偏不能吸。后来突然之间，也是立时之间，好似有人关闭电流一般，我不再颤抖了。”她三岁的侄儿那时在房里，他问她：“是什么原故，你这样突然间停住不抖？”他这样问她，她才清楚知道，就告诉他说：“神医治了我。”她所答的是对的。

她在那时得到神的医治。她从那时起再没有发过半身不遂那样的震颤。她的膀臂和腿皆立刻不僵硬，双手也完全伸舒自如。她一点不费力气，侧身开收音机，又把她在惊喜之中无意碰跌的一本书拾起来。

她只有一样没有立刻蒙神医治，她说：“我必须重新学走，好似孩子一样学上下楼梯，不过这只用很少的时间。”

她对于所临到的这情形觉得太兴奋，所以请大厦的每一位来看——几天之内她能走到各处时，一座大厦里以前从未见过她走路的人，皆惊得一言不发的观看她。

在她蒙医治只有四个礼拜的时间，诊治她的本区医生见她在一个迟迟的下午，走入他的医务所时，惊异不置——她的各方皆很完全——她的身体显然能做任何工作。她自己告诉他，那天她打扫了房屋，洗衣荡衫，在院中做了两个钟点。

他给她作彻底检查，找不出多部硬化或心脏病的痕迹。她自己说：“神使我在罗市大街的诊所前走来走去。”

“医生带着有趣的表情注视我，再对我说——他也讲过许多次——‘你真是幸运，你应当感谢神。我以为如果你真个能存活的话，总离不了轮椅。我们人无能为

力，这一定是神。’ ”

她对这事完全知道，她以深切的感激之心，接受耶稣做救主，将自己身心、生命献上，供神使用。

从她能记事时起，还未曾进过礼拜堂，她口不离烟有二十二年之久，但是，自从她蒙医治以后，她立刻完全改变了生活习惯，其中第一项就是不再吸烟。她自己说：“除本人以外，别人不会知道，你身体经很长时期失去功能以后，再恢复正常健康是怎样情形。只要你知道这是神亲自医治你，你就会对他赞美不尽，并感到献 身难报。”

由于她在一间很大的餐厅工作很久，所以罗市每一个人几乎都认识她。她现想起许多顾客都叫她“比蒂宝宝”还有点不好意思。顾客中有许多人因她的见证信了主基督。

在她蒙医治以前，她夫妇未曾去过任何教会。现在他们每礼拜早晨皆去到罗市卫理会参加礼拜。他们既知道祷告的能力，当然喜欢这教会的牧师，经常为病人祈

祷，他自己跪在讲台上，请会众之中凡想得医治的人上到台前，为灵性和身体的康复，默默的祈祷。

他们参加教会聚会几个礼拜以后，牧师请他们加入教会。

她说：“我丈夫对我蒙医治这事，像我一样的热诚为主作见证，他急于想告诉施牧师。”施牧师坚信靠信心蒙医治，所以他对这事极其注意。第二个礼拜天，他在教会公报里插入一个问题，重申他俩人对祷告和神医的信心，着重于教会为病人祷告，只是遵行主耶稣命令，去传福音，教导人，医治人的唯一方法。他请会众对：一、所用的祷告方法；二、是否要在平时的聚会中继续有这项祈祷，这两项表示意见。四百会众之中有绝大多数赞成继续祈祷。

她有很好的父母，幼年时受过良好的基督教教育。她虽然和父母的教训背道而驰，但她的心中仍常常知道神能医治她，她儿子一提起嘉理基堂聚会时，她就知道神医。

不过她想：“我认为他不会医治我，因为我认为我不够好，我知道我的品行不好。但是我看错了，神因他的慈悲医治了我。”如果她在蒙医治以前更认识神的话，她就不会发生起初的错误，以为神因她“不够好”而不医治她。

你有否想到神到底像什么？神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把他自己完全启示给人。如果你从耶稣基督身上看神，你就会知道神到底像什么。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十四：九）

你有否听见他对讨饭的瞎子巴底买说什么？群众一点也不理在他们中间的乞丐，直到他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门徒叫他闭口，但是耶稣却慈祥的说：“巴底买，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的心肠。

你有否见到他同情饥饿困惫的群众，好象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有三天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免得他们倒在路上。”这是神的怜悯！

你有否见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你以为神是一位施报复的神、喜欢人下地狱吗？如果你那样想，你就不认识神。你看他慈祥的心肠，发出呼叫：“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象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声音中充满温柔与同情。这是神的本性！

你有否听见他对一个罪像朱红的女人所说——那女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拿的，她被控告的人拖到他的面前？大家想用石头打死她，但是他却说：“平平安安的去罢，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神的慈爱。如果你想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位神的性情，只有一个爱字可以表达，因为神就是爱！

你有否见到一个可爱的青年妇女，她软弱的身体受到多部硬化症无情的磨折，有好多年没有去到教会，一生从没有真正的服事过神，对属灵的事非常愚昧无知，当神的大能临到她身上时，她嫂嫂想帮助她，点一枝香烟放在她口中，以为这样会使她不再“震颤”？在神的慈悲、同情下，主摸了她的身体，使她痊愈。朋友，这是神的作为！

这位神明白一切，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失败、缺点和罪恶，但他仍继续爱我们，把他的慈悲赐给我们。他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失败、犯罪，乃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好似我们皆是他独生的一样。

在那个时候，神验中了人单纯的信心，就是她简单的信心，因她敢伸出无助的手，摸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这位。她的信心遇到了神，就有奇事发生。只要人单纯的信心——和神接触，就常有奇事发生。

当神的大能透过她的身体时，她缺少属灵的知识，她一点也不知道，这是神超自然的能力透过她身。她从未参加过一次聚会，从未看见任何人蒙神的大能得医治，她一生从未见过神迹，她也从未曾见过我。不过她曾见过主，那已经够了！

几个礼拜以前，她蒙医治足有十年七个月，她去看以前诊治过她的医生。这位医生见她健康良好，一点也没有多部硬化的迹象。

他对她讲述时，好似想把他心思大声吐出一般：
“没有一个只是稍稍减轻的多部硬化病，能拖延这样长久，现在你居然连那种病的痕迹一点都没有，在我们人做不到的时候，良善的主看顾了你。”这是神的作为！

第八章

虹销雨霁降天恩

我收到一个奇异的电报说：“请为明天天气祷告，求神不要下雨！”我读了以后不禁大笑起来。平时所收的电报大都说：“请为癌症或别的病祷告。”但这个电报所求的却是天气，真是奇怪！

我在礼拜六收到电报，明日礼拜天在布市有主日崇拜，我当然应当来到神的宝座前，求神收回雨云，好在聚会的时候不要下雨。我非常关心这件事，然而我只能仰望神说：“天父你知道一切，无论有什么事发生，一切求你保守。”

这就是神用奇妙的方法，保守欧家一切的经过。后来我才知道发电报的人，以及拍发的原故。

欧家出嫁的少女说：“我感到非常迫切，因为母亲在医院患癌症要死。院方在我发电前六个礼拜，通知我父亲和我，准许母亲出院六小时，如果天气良好的话，时间刚好够去到布市参加你的神医布道聚会。但是如果下雨时，会使她受凉，则非常危险。”她接着说：“因为一连有五个礼拜天下雨，所以我们不能带她来。这时母亲的病症一天一天的恶化，我们觉得再迟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在礼拜六下午探过她以后，经过电报局发出这电报。”

她和她的父亲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医院许可，给充分的时间让她母亲外出，好参加聚会。因为按医院规定，他们没有丝毫理由请求这件事，还是因为高医生见到他手里有些病人，蒙神奇妙的医治，替他求情，最后才批准她这个请求。

她连有五个礼拜六晚，驾车去医院替她母亲梳头，好使她明天能参加聚会。她父亲也连续有五个礼拜日的早晨，破晓起身来到布市，在会场门外排队等好几个钟头，好进去占一个座位，等她把母亲从医院接出来以后随时就座。这五次的每一个礼拜天，都在聚会前一小时

开始下雨，所以你会明白他们在这种情形下，急于发电报的原因。

她和她父亲在最后一个礼拜天早晨起身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焦急的望着窗外。晴空一碧，万里无云，使他们喜不自胜，这当然是求晴的祷告蒙神垂听。她父亲径往布市，她从贝镇家里去到医院接她母亲。他们心里充满对神的感激。她母亲终于能够来参加聚会了！

她照先前预定，把母亲从医院接出来，她父亲在聚会以后把她送回去。她刚将她平安的带回医院，又开始大雨倾盆。

高医生说：“她的肝脏好象旧纱帘一般。但是无论怎样不要告诉她这事，免得使她感到绝望。实际上我们除了给她一些止痛药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她可能延长些时日，也许很快会离世。现在还不能确定。”她的体重由 168 磅减至 70 磅。在她住院前几个礼拜，她和她女儿已经开始去嘉理基堂参加聚会。

她女儿说：“孔女士教我禁食的价值，她说那是表明人祈祷之热诚。我记得她有一次特别以大卫为例：他祷告时谦卑舍己，所以祷告就有能力；他在灵修时专心一意，专一寻求神，以致不感饥饿。”她又说：“母亲现在既然病得很重，使我又想起孔女士以前所讲的禁食。因为我有三个妹妹，她们切需母亲的看顾、教导、慈爱，家庭的温暖，所以不能让母亲死。如果需要禁食的话，就应当现在实行。”

从她知道母亲生癌症以后，每礼拜五都参加神医布道聚会，并且从早禁食到晚。她来到神的宝座前求神医治她母亲，不单单为着自己，更为着家中的三个妹妹。她知道她们三人每礼拜五也暗地里全日禁食时，非常受到感动。

她说：“我一生都不能忘记，我第一日清早给父亲装饭盒的时候，他叫我只要水不用食物。没有人知道水对矿工有什么功用，只有在矿场工作的人才知道，做几个钟头不吃饭是怎样的滋味，怎样的难过。”

他连有五天，到煤矿场工作时，都只是带水去饮。但他因舍己之心，所以从未想过进食，也从未说过饥饿，并且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他相信神要医治他的妻子。他相信神不能说谎。他现在极其忙碌，三个孩子在家里要他一个人料理。除煮饭、洗衣、烫衫以外，一放工回家就要先料理他们，再去到医院，从医院回来预备他们晚餐，饭后再回到医院。他平时常等到半夜才回，有时整夜等在那里。

他妻子说：“我一睁开眼睛，就常常见他跪在我床边。”她虽然有病，但是见到他这样，总是喜乐而赞美神，因为她从没有见过他这样，这是她新奇的经验。

他们一家在起初对神的引导知悉极少。神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一家，预备他们，等候他们准备好自己，好让神在欧太身上行神迹。她女儿说：“父亲虽然是一位好父亲，但是对神一点也不够敬爱。他从没有去过教会，我是他的女儿，从未见他打开圣经。”

他在儿童时代，确曾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完全相信神医。但一个幼童虽

然受到良好的信仰培养，长大以后对一切宗教事项皆不感兴趣了。他常常想到他女儿去趟嘉理基堂时，到底有什么事够吸引人，使人找不到座位时仍愿意站五个钟头。她就常是这样。

有一天，他受好奇心驱使，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是在无意中临时自动的和她同往。他们一同往会堂去，但是一到门口他又改变意向，坚决的不愿进去。他现在回想起来笑着说：“我就是因为不愿意接近任何宗教的事，而不进去。”

他怨怪自己跟着跑来，又想回去。但在聚会开始时，他再决定不妨在外而等他女儿，于是他坐在门外石级上。他说：“我当然看不见孔女士，但是从我所坐之处可以听到她的声音。突然间我听到她说，神改变人生命的方法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至六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叫我们活过来，是赐生命的意思。如果我们死了，就需要生命，那就是神在人接受基督作救主时所赐的。神不弥补旧生命，也不加以任何修理，只是借着圣灵的重生（新生），

赐人新生命。神行神迹，赐人重生之经验。他赐权能。耶稣赦免我们，但我们本身必须乐意接受才行。除非人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神，切望从罪中得拯救，比世上任何事都迫切以外，神不能帮助人。无论那一个灵命死了的人，只要诚实的作以下这样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相信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接受你作我的救主。’不仅要蒙他赦免，并且要被救脱罪的权势，神的圣灵要使他活过来。’ ”

他说：“怎么，我以前好多次听过父亲也讲这些话，这是一种奇事，我好似回到童年的光景，听父亲对我讲述神的事。”

敬虔的慈父之感力永远不会落空。他坐在会堂外面的石级上，聆听超神入化的声音。那声音奇妙的变成他父亲的慈声，这声音遂把他带回少年时代，使他忆起多年前父亲离世的光景。

在一九二七年西弗吉尼亚煤矿发生悲剧，新英伦燃料运输公司的矿场发生强烈爆炸时，起初人以为陷在低层的人全部立即死亡。但这种估计错误，因为还有三人

残存，内中一人就是它的父亲。

在他的餐盒里，有一张仓促写出给他妻子的几句遗言。那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可能是他在矿场里仅有的纸。在他生命慢慢的消逝时，他写出自己心坎深处的话语：“四月三十日六时二十分致爱妻遗言——我现在虽仍活着，但是这里空气极其恶劣，我的命只在顷刻之间。所以在此向亲爱的妻子和父亲致最后的爱忱。现在我们觉得很冷，待空气进入时，我们即将离世，以后要和你们在天堂再见。我们还有充分时间与神和好。因我即将离世，所以劝你留在美国，给孩子安置家庭。如果你愿意，请另行再嫁，愿神祝福你 and 孩子们。又及：因为我已经与神和好，请告诉父亲，我早已得救，我一家也皆得救，所以不感到任何痛苦。请你仍留居原处。向孩子们致最后爱忱。我们现往天堂，我们肉体逐渐软弱，心跳得很快。我们并不感到难过，只是思念家庭。再见吧，各位。(罗素签名)”

他坐在嘉理基堂的石级上，无数的往事像春云般的涌上他的心头，他当然比别人更明白，自己还没有预备好去迎见他的神！他坐在台阶上，记得父亲花费时间

教导 他，要他认识神的大爱和慈悲，他心中就生出剧痛。他记得父亲对他说：“你要靠神而活，一生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最记得他父亲的祷告，求神使他的儿子得 救。

在他反复萦绕的时候，受到几乎淡忘而遗弃了的圣经真理一再的感动，有一件奇妙的事遂临到他。那时，他父亲的祷告——可能是在临死以前的祷告，蒙神垂听。

尽管岁月是无情地逝去，但是神对于一个虔诚人的祈祷决不会闭耳不闻。虽有大水浸越过堤岸，但是神决不会忘记。他在二十四年后的这天下午，垂听了一位敬畏他的人之祷告，使他的儿子得救。

他说：“我在那天听你讲道时，就立刻渴慕神。我已有十八年没有去过教会了，但是我现在要回去。我还远离神的时候，日夜不停的大量饮酒，我既要维持家庭，又饮得非常厉害，有时在一个周末饮四十元美金的酒。醉酒和其它的罪皆涌现在我心头，突然间我觉得最需要戒绝这一切。就在此时此地，我低头求神赦免，我坐在 石级上将自己的心和生命献给主基督。”那晚

他散会回家，他儿女担心他会有不快的神色，可能因为要他等许久而咒骂她，或则因聚会时间太长而责备她，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这样。

他们回家以后，他的生命已蒙神的大能改变，他全心全意非常热诚地说：“我今晚好似重听父亲的教训一般，孔女士所说的一切正是父亲所教我的，所以我求神赦免我的罪，并接受耶稣作救主。”一个礼拜以后，他女儿喜极流泪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除旧更新的父亲了。我回到家里不再见他举杯狂饮，只见他读圣经。”

他信耶稣并没有向神提出任何条件，没有说：“先医治我的妻子，我才相信。”他首先无条件地相信。他妻子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自己的灵魂得了救。照他所知，他妻子并没有在布市的神医布道会中蒙医治。他蒙神拯救是全家之中第一个神迹，不久就有第二个神迹发生。

他女儿说：“礼拜三晚上，父亲带一个小收音机到医院去，使母亲能听明早孔女士的广播。他认为那信息很能加强她的信心，给她所需的盼望。”

那晚他离开医院时，只盼望他太太明天能收听广播，但是这个小收音机太旧了，收听不到，大多数时间只是发出嘈杂声，不过他留在她的病房里，只是想使她听到福音信息时，也许会得到重生经验。

她女儿说：“孔女士一点不知道情形怎样，我们在几天前送上代祷请求，她在礼拜四早晨才在电台报告，并为在医院生癌症将死的母亲祷告。”她在家中听到这广播时，很怕她母亲听到呼出她的名字，会知道她的病状，所以她急于赶到医院里，很怕她母亲情绪激动不安。

这个小收音机竟然第一次毫无杂声，广播信息好似钟声般的清晰，她母亲听得一字不漏。她女儿走入病房时，她说：“我听到福音广播，知道自己生肝癌将死。”说着她就哭了，她又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不要叫孩子因失去母亲而失散，我只担心这事。”她遂闭上眼睛，不再多说。

第二天在广播时她又去到母亲那里，跪在床边一同收听。她说：“最使我惊喜的，是又听到孔女士说，她觉得必须再为医院中生肝癌将死的妇人祷告。”突然

间神迹发生了。她说：“祷告到一半时，神的大能透过母亲，使我不能扶她在床上，因为她震动得非常厉害而哭起来。有一个护士急忙跑来给她皮下注射。她们不知道她那里不适，当然我知道所发生的事，因为母亲乃是受到神的大能所医治。”

她从那时起开始有了起色，痛苦消失，开始狼吞虎咽，所以立刻增加体重——一天增加三磅。医生对护士所记的体重坦率的表示不信，结果他们每天自己去量。不到几日她竟健康如常的出院。

在她起初入院，病况没有转得十分恶劣的时候，高医生会劝她家人把她送到波司顿李海诊所看一看。如果那里认为必要的话，就施手术以延长其生命。她家人已把有些手续办好，但是她的病况变得太剧，往波司顿动手术实不可能。但是现在情形又全然不同了，她已经完全康复，高医生说：“这实在要归功于你们传道的孔女士。”照医学讲这种医治是不可能的事。他恐怕她外表康复，只是病症的特别减轻，所以劝她到波司顿诊所去检查。他说那里的医生对你的病情已经熟悉，检查以后，虽然照她看来已经痊愈，但只要认为需要时，

仍施行手术。

她和她一家起初都踌躇，他们知道她已经蒙神的大能医治——并且如果去那边费用又怎么办？他们估计去动一下手术要花三千元左右美金，他们深信这是多余的。

后来矿工福利会愿意负担手术费用，于是她最后同意说：“如果他们付三千元，证实我没有癌症时，就依从他们。最低限度这要对怀疑的人证明，神行医洽之神迹。”

她丈夫带她去波司顿，一直照顾她，他有十九天不能工作。由于这种病症的奇特情况，诊所主任医生亲自施手术。结果在她体内到处找不到一点癌症的痕迹——只有证明已曾动过手术的薄膜疤痕。那是在这位医生以前，最大的医生耶稣所治好的。

她的病在十一年以前蒙医治，今日仍完全健康，体重有一百六十八磅。她除了做自己家终里的一切工作以外，并且常帮助邻居洗墙和其它粗重的清洁工作。

这虽然是一个神迹，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她丈夫以前一度极其远离神，坐在嘉理基堂门外的石级上，蒙神的大能立刻改变，他生命遂有奇妙的转机。

不久以前，他们一家迁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他在那里有一个新的工作。他们离开匹兹堡家庭只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就近他们在加州还没有得救的儿子，用他们基督徒的感力引导他，使他也归向基督。

神从不使人无辜遭灾，他许可她生癌症，更使用她引领全家归信他。我仍然认为世上最大的神迹乃是人生命的改变。欧太的癌症蒙医治虽确是一个神迹，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她丈夫生命中得到属灵的医治之神迹更大。

我信神不变之言，直到身体灵魂分离，任何事物会过去，主言必定永远常存。 ——马丁路得诗

第九章

手足情深

神医布道大会一向都没有早过晚上七时开始，但是每天下午一到四点，就看见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子，站在门外的群众之中。她和许多站在那里的人一样，排队等候开门，一开门之后，总是拚命的挤进去占一个坐位。他在那里要等三个钟头不离，只是有时掉头张望会堂门口而已。

一到七点，就有一个女人抱着婴孩进入，孩子的头虽经仔细的盖好，但是这掩盖并不能完全隐蔽他可怕的畸形：这孩子是患有脑水肿的病症。她一见这女人和孩子进入时，就立刻站起来向他们招手。这女人一看见她的小女儿向她招手，就穿过站立的人群走到她那里。这小女孩就把她占了很久的座位，让给她的母亲和小妹妹，自己在聚会约三个钟头里一直站立。

好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这十二岁的女孩海伦，是费家七个女儿之中的长女。她母亲在家中预备全家晚饭时，她连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就从学校直接来到会堂。她知道如果让她母亲吃过晚饭再来的话，在这里大众之中绝对不能得到座位，并且要她母亲抱一个很重的婴孩，站几个钟点也不可能。于是她提早前来，帮助她母亲占一个座位。

实际上这不止是献上她的一点力量，更是奉主耶稣的名献上她自己，以求她妹妹得到医治。直到今天我绝对相信，这个小女孩乃是她妹妹蒙奇妙医治的关键。

费家这一个婴孩出世时，家中已经有了六个孩子，不过每一个孩子皆一样的为父母所钟爱，并且每一个孩子出生时，皆像第一个孩子一样的喜乐。这婴孩当然并不例外，第七个女儿可能像海伦在十二年前出生一样的使家庭增加喜乐。

不过这新生的婴孩，显然的有可怕的畸形，只有做母亲的能知道，在费太听到她婴儿患有生来的水脑病时之痛苦。她一天一天的长大，这种病症也跟看显著的

令人 伤心。海伦有时想和她招手，但是她的心手并不伸出；她把漂亮的玩具挂在她面前，她没有丝毫反应；她出她入，她的头也不随着她转；她不认识任何人或任何事物。

孩子到十个月的时候，她母亲对她不能看以及各方皆不能的这事，不能不露出难以形容的忧虑。孩子不能坐，不能握奶瓶，或是把瓶倒转来饮。她说：“我们只有把她放在小卧床上，她就那样躺着。”

孩子的头像皮球一般，比一般同年的孩子要大二十二吋，但是她的面孔却不等称的小。她的眼睛完全陷在眼瞠里朝上翻。她母亲说：“她的头大如车盖，她的眼睛分明在头的后部。”

这时她把孩子带到匹兹堡，请一位著名的脑科专家检查。她听到起初所诊断的水脑症经证实以后，心中受到一惊。医生说孩子唯一的盼望是在脑部开刀，并定于礼拜二下午施手术。她在前一天把孩子带到医院时又受到一惊，因为要预备开刀所以给她剃头，但她头上只有细毛没有头发。

她想起在这事前几个礼拜，开始听孔女士的广播，在她带孩子去见脑科专家以前，已经去那里参加过两次聚会，所以她知道她工作的概略。她在礼拜一早晨把孩子带到医院以前，送一份代祷请求给孔女士。她说：“在礼拜二早晨的广播里，孔女士在电台读出我的请求，并在电台中为我的孩子祷告。礼拜二下午孩子要动手术时，我去到医院里。医生告诉我，孩子的头有了变化，所以今天不动手术，可能等到礼拜五开刀，把孩子留在这里再说。”

到礼拜五下午仍然没有施手术，这样连续有五个礼拜，每次都定了日期要施手术，而每次皆延期。五个礼拜以后，她要把孩子带回家中，孩子的头虽小了十吋左右，但仍然是奇特的大。医生说：“不妨再等些时，如果她的头继续缩小的话，就可以不用开刀。”

但是在她把孩子带回家以前，医生竟把关于孩子可能是最悲惨的消息告诉她。根据医院的试验，这是一种无药物可治的病症，据医生看来，孩子会成为终身神经残废。

他们劝她把孩子送到官立缺陷儿童学校，但母亲立即表示反对。她虽有六个健康正常、而特别可爱的孩子，但是这个最小的、盲眼、不幸而脑筋迟钝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似乎反成为她最心爱的一个。她不能够，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远处的学校。她坚决地不理医生的警告——说把这样的孩子留在儿女众多的家里，对他们有很坏的影响。

她说：“我认为我必须不顾这些，我只能对医生说，我太爱这孩子了，所以决不能把她送出去。如果她不知道其它一切的事，她对我这种爱心一定有点明白。只要神一天赐我力量来照顾她，我总要尽力而为。”她就在这时决定，把孩子带到嘉理基堂，参加每次的神医布道大会，全心全意的祷告，求主耶稣医治的手摸这残缺无告的孩子，使她得以痊愈恢复正常。

但是她为看这个孩子求医治，又不能放下别的孩子。所以她心中起了斡旋，思想怎能既参加聚会，又兼顾留在家里的孩子。她偶然把这事对大女儿谈起，孩子立刻自愿地每次由学校直接去那边替她占一个座位，不仅帮她排队，并且告诉他母亲说：“我也和你一同禁食祷告。

一个个礼拜，他们这样行：孩子到会堂占座位，母亲在家中做饭，饭后很快地着衫带水脑病的孩子乘电车，一直来到嘉理基室。每次聚会以后，孩子的头都好似小一些。几个礼拜以后，家中的人都注意她的改变，不仅在外貌上，同时更注意她身体上的反应。

她开始抓奶瓶了。在起初，好似没有一点可知的吸力，能使她伸手去抓，后来，在一个难忘的早晨，她真个伸手去抓了。他们把瓶推进一些，她自己把瓶送到口中。有一天，她母亲午睡时把她放在婴儿床上，她清楚记得把孩子脸向上放，但是不久她到房里，去拿她所忘记的东西，看看小孩时，她竟然翻身睡着了。起初，她母亲以为是记错了，可能在她出去时把孩子那样放了。她轻轻的不惊醒她，把她转过来放。午睡后再来抱她时，见她又是翻转了，所以她知道自己没有记错，孩子能翻身睡觉了。

再过几个礼拜，她的头继续地逐渐缩小，她的眼睛不再深陷在眼膛里，不再被以前太大而凸出的头所遮蔽，也不再朝上翻了。看见母亲时，竟向她微笑示意，这可能是使他们最高兴的一天。

小海伦对耶稣要医治她的妹妹，从未表示过怀疑。她看到妹妹的情形慢慢地，但却是实实在在地蒙神之大能医治，比任何人，甚至比她母亲都更高兴。她从没有焦躁发急；从没有因为要早些去参加聚会，不能作课外活动而发出怨尤；在她整日禁食之中，甚至从没有表示过饥饿，她可能像大卫一样，心志非常专一，就不想进食。她每次在门外等三个钟头，替她母亲占坐位；在聚会时站三个钟头，帮母亲照顾妹妹，把她的奶瓶拿到妇女休息室去温热后好喂她奶；这就是神所验中的活泼的信心。他对十二岁小女孩所发出信心的行为，不会闭耳不闻。神赐人最大的能力，虽然是祷告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神也定下祷告和信心的原则。祷告时知道自己的需要，信心则供给所需。

除非人有信心，祷告决不会从神有所获得。单有信心如果不藉祷告陈明，也决不能从神有任何收获。祷告和信心相和并用，性质虽不同，其卓越的功能皆不可少。祷告是心灵的声音，信心则是领受赐福之手。人只有藉祷告，才能和造物主交通，也只有借着信心，才能赢得属灵的胜利；祷告敲神的施恩之门，信心为之开启；祷告向神求见，信心得获准晋谒；祷告发出呼求，

信心则从众人之中挤进去，摸主的衣裳縫子，拉到他施恩的手；祷告引述神的应许，信心则勇敢的宣告应许的成全。神垂听她母亲的祷告并照海伦的信心成全。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这小女孩的信心，神也悦纳了她。

再过几个月以后，她带着孩子到医院，去看小儿科。

医生一见孩子的形像的改变就感到惊奇，使他更惊奇的是给孩子检查以后，觉得她竟好似完全一般。他请以前和八个医生一同看顾她、对病况非常熟悉的一位脑科专家来。他们检查以后，见她在各方面都完全正常，也一样的感到诧异。他们听脑科专家评论说：“上面的神在这事上得完全的荣耀。”

这个头比一般孩子大两倍、奇形怪状得使人见到几乎昏倒，眼睛深陷在眼瞳里，无人知道它是棕色还是蓝色；身体笨拙得不能翻身，不能单独行走；被诊断为无法医治的精神迟钝、非常不幸的孩子，今年已十二岁了。以她为夸耀而满足的母亲说：“她是我最漂亮的孩子。她已经在学校读书，漂亮伶俐，目力完全，头脑

与身体 皆良好等称。”

她家的所有孩子皆彼此亲密，惟独这孩子和现在将近二十五岁的大姐，有特别而奇妙的联系。她母亲说：“神使她们二人比别人更亲密一些。”神验中这十二岁孩子的信心。他动了慈悲怜悯，使她有缺陷的妹妹，在各方皆得以完全，使她能在生活和工作上荣耀他。

神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么？”（耶三十二：二十七）

第十章

戒毒奇遇

这是本书中使用别名的唯一的一篇。如果你读下去，你就会明白，这是由于情势的特别慎重使然。这里所说的女人系出自名门，她现在有很好的职位和无限的发展，我既不愿使她家庭难堪，又不愿影响她的前途，所以使用假名。

吸毒是我早已深为关怀的一种悲剧。最近因为我一连收到三封动人的信，是一个十多岁少女为她自己和她的“同党”而写。所以我认为把露丝的见证写出，是非常的重要。我想这样能使许多像这些少年同样情势的人，像他们一样切盼脱离毒品魔掌的人得到帮助。

我所说的几封信是在接连几个礼拜六写的，也在三礼拜中相同的三天收到。信尾的署名皆是某人，因为作

者说：“我的父母皆是有名望的人物，他们不知道我吸毒，我不能使他们贻羞，所以我不能写出真名。”

第一封信开头说：“我早就想写信给你了，但是因为我对每个人都害怕。不过孔女士，我现在切切需要帮助，由于神帮助了你，使你能帮助许多人，所以也许我能得到帮助。”

发信人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她误交“歹徒”，她又清楚说明，所谓歹徒并非一斑“穷叫化子”。她的朋友皆有良好的家庭，她说：“我们皆有好的父母。我们吸毒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不是他们所教的。”

起初大家皆当是一种儿戏——寻趣味，但是到了年底，这些青年皆知道自己泥足深陷。在这种情势之下，不再有丝毫的趣味，乃是凄苦的悲剧。他们既知道自己所遭遇的事，就尽量想摆脱恶习，无奈它太根深蒂固，使他们成为唯命是从的奴仆。

写信的女孩子说出她怎样偶然地听到广播，那信息打动她的心弦，她一生第一次感到耶稣的同情与慈爱的

真挚。她几乎不敢盼望，但是她想也许——只是也许——耶稣因他的怜悯，会帮助她和她的朋友。

她每天在家里偷听，有一个礼拜。她房里的收音机开得很低，房门关紧，不让她父母得知。在这七天里她希冀得救的盼望逐日加增，她开始想到，如果神能够医治癌症或醉酒恶习，他当然也能医治吸毒。

她不好意思，只是吞吞吐吐的告诉她的朋友，说她收听宗教节目，但是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讨论这可怕的问题时，她说：“各位请听，照我看来。我们只有一个盼望——那就是神。”

她见到他们的惊奇神色，遂把每天的广播情形告诉他们，于是他们也开始收听——有时在一起听，有时单独在自己房里听。

某君说：“我虽自己祈祷，但是不知道应当怎样祈祷。如果我们能去到你那里，就能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们虽然很想到你那里参加聚会，但是我们怕警察。如果他们把我们拉去的话，就会损坏父母的名誉。我们

只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吸毒，以免使他们伤心。”我读信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

“我知道你是神的仆人，我对你所讲的一切虽皆相信。但是我想由一个吸毒者来信，恐怕你不太注意吧。孔女士，是不是？不过不久的一天我将永不吸毒了。”

她在收尾请我不要把这信在电台读出来。她说：“我非常害怕，不过我每天要收听你的广播。请为我们祷告。”

我在礼拜四为他们祷告，一礼拜以后她写第二封信来多谢我。她说：“我要告诉你，你的祷告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上礼拜五我照着你的教导祷告，求耶稣赦免我，并进入我的心中。我相信他已垂听，但是我还是不能立时戒绝毒品。请相信我所说，我虽尽上努力，仍然无效。我不愿意吸，但不能不吸。我非常害怕，不知怎样做才好。”

某君对她的父母非常关心，她很爱她们，她知道她已临到必须对他们陈明之地步。她信上说：“母亲已经

知道我有了毛病，但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毛病。”

礼拜四是她的生日，她求我那天在电台里唱“行一个神迹”这歌。她说：“这是我最需要的生日礼物。”她信中收尾说：“我知道你为我祷告，请不要停止。”

从我心坎深处，我实在为她、也为他们全体祷告。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说她随着家庭搬到另外一州去了。她信里说：“我虽不再写信给你，但是请你记住，我每天要听你的广播。我虽从未见过你，你的信息赐我生命。如果我敢去参加你的聚会，那是多么的好！”她又问起下面这个问题，那是引到本章的主题。她问：“在你的聚会中到底有没有人真正的戒除毒癖？”我为了答复她的质疑，遂举出露丝的真实故事告诉她，只有名字是另起的。

在一个礼拜五的下午，有一个神医布道会，那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位少女，从会堂后面走下总通道，起初步伐缓慢，后来走了一会，她几乎要奔跑。我并没有想到她会这样，我站着看她，只是想她跑来做什么？是什么原因？

她跑到讲台前第一级台阶时，并不走上台阶，乃是停在那里双膝跪下，好象不知道会堂里有任何人，甚至也不觉得她在我面前。她双手掩面啜泣，直哭得全身震颤，泪珠由膀臂滚落，滴在她前面的台阶上。这情景使我终身难忘，如果我曾见忧伤痛悔的心灵——真诚的内心——绝望的境地，这些都集现在她身上。

于是我慢慢的走到她那里，和她一同跪下。那时我觉得无论什么话都是多余的，因为她已经向神倾诉了。于是我轻轻地拍她的肩头，微声问她：“你要耶稣为你作什么？”她只回答“戒毒”这一句，就不再讲什么。

我们两个人皆一点不觉得还有别人在自己身旁，那时主耶稣好似对我们非常真切，我们只需要伸出手来摸他。于是我再轻轻地对她说：“我们知道耶稣能作一切大事。”她说：“我正是来此求他。”我接着说：“我先作简单的祷告，请你跟着我说，你祷告的时候，从你心里说出这些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她也跟着我说。

“我投靠你的慈悲怜悯，求神帮助我！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求你除去我吸毒的恶习，连根除去。”她每句都说得非常坚定，清楚无误地把自己交托神。她作了这简单的祷告之后，不再哀哭，不再啜泣，也不再颤抖。她所求均已经成全，我们皆知道她已得救。这虽只有站在旁边的人能看见或听到，但是她的蒙恩得救这事，却被天上的使者看见。我相信神的亲信使者都注目观望她，因为这是人类所能经验的最大的事。这就是主耶稣所以舍命、在这位少女生命里和身上，显出大能的奇事之原因。她不仅脱离了罪，同时也脱离罪的权势。

我深信她不须五分钟时间就有了得救的经验，她脸上有了光彩，好似天使一般。我不禁很快地笑着说：“你看来完全不同了。”她也很自然地回答说：“我不再是旧人了。”

她背了得救的确据、信心，知道罪已蒙赦免，完全知道自己罪担脱落得着释放。我站在台上看她再次走向中间通道，走向她所坐的阁楼座位那里。

我们继续举行神医布道聚会，除她奇妙的经验以外，别的事我知道很少。我并不知道那时跪在那里的少女，在匹兹堡进过每间医院，只有一间未去。她不仅去这些医院一次，乃是好多次，同时更去到匹兹堡附近的一家省立医院疗治了将近一年。她十年的长期吸毒是活的噩梦。她虽想戒除，即使靠各种医药协助仍无能力。她每次去到医院，医生对她吸毒的情形都完全明白。神更知道医药只能尽人所能予人以协助，并为神使用，但没有神的大能。

本来她吸毒只是因伤风久咳无意引起。有一个朋友听见她咳嗽就说：“我有药品能立刻止咳。”她把一小瓶药水给她，她遂开始吸毒。这“药品”中含有尼古丁成份（麻醉性），使她止咳，同时她便使神经松弛，所以她从朋友那里取得更多。这时咳嗽虽好，却觉得自己陷于无可救拔的罗网。以后十年她遂有了毒癖。

这个未婚的少女，因为她的神经质和不可靠，不久就失去她很好的职位。她吸毒之初还想工作，因为她需要钱买毒品，但她虽然找到几次工作，每次都只能做短短的几个礼拜。最后她索性不去求职，完全逃避现

实，大部时间把自己锁在房里。但是无论她有或没有工作，总像一般吸毒的人一样，能有钱买毒品才行；同时也像别的吸毒者，到无法赚钱的地步，常常趁一个亲戚睡觉时，偷她的钱袋。

医生曾经有两次叫她住院戒毒，但这不是由她家庭正式委托，她可以自由出院，所以她每次都只选少少数日。她因为家庭环境和声望，从没有正式的被送到这些戒毒所。

这时她各方的情形皆日渐衰颓，食欲不进，清瘦了三十多磅。她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甚至不愿与家中任何人来往。他们知道她情形不对，都想荫庇她，保护她。

最后依医生紧急建议，劝她第三次入院戒毒。不过这次是要她家庭正式办妥手续，非等完全医好以后不准离开。各项表式已经填妥，只等医生在礼拜六早晨签过字，她就要正式送院了。

在正式送院前的下午，她去参加聚会，因她深知神是她最后的盼望，是她黑暗中的唯一光辉。这是她感到

非常迫切的原因：她走出会堂通道时，是她生死的紧要关头；她跪在最下一级台阶上，似不知会众在场，因为耶稣是她唯一的希望。如果他不能救她的话，她就没有办法了。

神看见人所不能见的是：她内心的诚实、自愿、顺服，以及她切盼得蒙救助，向他发出全心的呼求。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神医治了她。

医生见到这情形感到迷惘，就问道：“你说她不是减轻的症状吗？”

“在那个会堂里常有奇迹发生！这医院里有一个多年酒瘾的人，也是一样的立时戒脱。我猜想使她戒除的事，是由于无所不能的神之作为。”

有医生在院中听到她的消息时，感到惊奇。他说：“我从未听见或遇到过这种最奇妙的事。”但他又带着不吉的预测说：“她一定会旧病按发的。”

但是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年，她并没有“复发”。从那时起，她在本地的一间医院工作，可以随便取用尼古丁，即使无人旁时，她对尼古丁也一点不感兴趣。

后来，我在想不到中收到她家庭多年之密友、一位州议员寄来的信，我心中充满无限的鼓舞和深深的感激，信中说：“为表示对神奇妙的医治露丝之感恩起见，请收纳我宣誓任参议员所用的这本圣经。”

第十一章

颈涨心碎灵复苏

我在聚会中向会众说：“各位信不信这个女人在几天前有一个很大的、能把她扼死的甲状腺肿瘤吗？”站在我旁边的这女人是施玛丽，她的颈项上生一个很大的瘤，有三十五年之久。因为那瘤太大，坠过下颚，遂使她面貌奇丑无比。

她在丈夫死后不久，第一次参加聚会。实际上她不仅需要医治身体，她有一个更大的需要，就是医治她破碎的心灵。她全身各部皆受到大瘤的影响，同时因这病痛，也使她的整个心情长期的变坏。

她丈夫死于意外，这种多一层的精神打击，有如情绪的颠覆，对她实在有极大的威胁。身体患病，心情沮丧，精神不佳，这种种困扰使她几乎变成疯狂，她觉得

她无法应付摆在前面的孤寂，病魔侵扰，漫无目标的人生。后来她觉得将来只有一条似乎难以忍受的路，就是自杀。

但是，她对了结残生之狂念仍然挣扎。她小时受过教会教育，内心知道自杀不仅是大罪，并且可能是无可赦免的罪，不过占据着她的恐惧——她对她所掌握的生命 和一切之恐惧——远胜过她敢而对现实。所以她心中一再地想到，只有自杀可以使她解脱。她对一切都非常害怕，尤其在夜晚更怕得厉害，所以每晚都有一邻居或 朋友，来陪她好几个钟点，想法安慰她。

十一月的一晚，她正在踱来踱去，心中烦乱、恐惧、失望时，她记得有邻居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到嘉理基堂去得帮助？我记得我在那里医好骨髓炎痲痹症，更进一步，我认识了主耶稣。”她初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把它记在心中，因为她经常参加自己教会的聚会，何必要跑到市北去参加属灵的聚会呢？但是现在她想到，她必须从别处得到帮助，必须倚靠那帮助才能活下去。

她遂在次日早晨乘电车往嘉理基堂。她到会堂门口下车时，见到许多人在门外等候，竟感到有点难为情。她虽这样思索，仍随着大众走上台阶。她说：“我想我决不能走到最上一层，我觉得好似爬登高山一般。我的两腿皆受到伤损，呼吸困难，心脏软弱。我爬到最上一层台阶的时候，心脏剧跳，喘不出气来。我以为在进入会堂以前要半路昏倒，幸而刚好开门。”

她对于所见的情形感到惊奇而怪异，因为她去惯了寻常的聚会，从未敢至听过“神的大能”。现在她在这里看见神动工，看见一个个的触到神的大能。她瞠目惊奇的注视，不恐惧——远胜过她敢而对的现实。所以她心中一再的想到，只有自杀可以使她解脱。她对一切都非常害怕，尤其在夜晚更怕得厉害，所以每晚都有一隣居或朋友，来陪她好几个钟点，想法安慰她。

十一月的一晚她正在踱来踱去，心中烦乱、恐惧、失望时，她记得有隣居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到嘉理基堂去得帮助？我记得我在那里医好骨髓炎痲痹症，更进一步，我认识了主耶稣。”她初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把它记在心中，因为她经常参加自己教会的聚会，何必要

跑到市北去参加属灵的聚会呢？但是现在她想到她必须从别处得到帮助，必须倚靠那帮助才能活下去。

她遂在次日早晨乘电车往嘉理基堂。她到会堂门口下车时，见到许多人在门外等候，竟感到有点难为情。她虽这样思索，仍随着大至走上台阶。她说：“我想我决不能走到最上一层，我觉得好似爬登高山一般。我的两腿皆受到伤损，呼吸困难，心脏软弱。我爬到最上一层台阶的时候，心脏剧跳，喘不出气来。我以为在进入会堂以前要半路昏倒，幸而刚好开门。”

她对于所见的情形感到惊奇而怪异，因为她去惯了寻常的聚会，从未听过“神的大能”。现在她在这里看见神动工，看见一个个的触到神的大能。她瞠目惊奇地注视，不知所以。当她正站在会堂后面注视时，有一件奇事发生，她觉得好似有一种寒意，从头顶到脚踵贯透她的全身。

她心中自忖：“我对这地方已够厌倦，即使没有寒意的话已够不安了。”她周围寻视，看她是否站在有窗打开的地方，但是在她附近各处皆无窗缝。她旁边的

门好似紧紧地关着，但是她以为从那里透风使她寒冷，所以也从那里走开。她走开以后，仍寒冷如常，这是她从未有过的，这样难以形容的寒意。

她现在说：“这当然是神的大能临到我。不过我在那时对属灵的事是非常无知，我在那时对这事竟不知所以。”

她也是第一次听到得救的信息，她说：“我虽然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从未听过那样的信息。所以在孔女士讲到‘重生’的时候，我不能明白。我认为我一定去错了地方，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索性等到散会再说。这时孔女士又叫我们跪下来悔改，我不知道怎样用这种方法祈祷，也不知道应当说什么，但是我自己寻思，最少我能哭泣，因为没有人看见我。”

她双膝跪下，从她心里发出简短的祈祷：“求耶稣赦免我。”她起立以后第一次经验到神的怜悯之神迹，就在那一瞬间，她知道她永远的消失了一切的惧怕。

那晚她回家时，仍然有一位邻居照常来陪伴她，但是她婉谢道：“多谢你，我现在已不再害怕了。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今天下午我得到主耶稣的帮助。”

那晚是她好多礼拜以来，睡得温适的第一次。第二日早晨她也是多时以来，吃到第一次称心的早餐，津津有味的大口下咽。她的多愁善感的境况，孤独无援，完全绝望，极度灰心丧胆的原因，可能由她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来表明：“我虽去到教会，但是对于圣经知悉很少；我虽知道主耶稣，但不太认识他。”

她从那第一次聚会以后，就开始对主认识得很清楚。她现在拿圣经不住地读而又读，她说：“我每次都带着圣经去参加聚会，孔女士讲道时，我把她所讲的各章都做了记号，回家研读，不能等到下次聚会才看。”

她的甲状腺肿胀已有三十六年，这时有十六吋半阔，所以呼吸非常短促。如果要走上最小的斜坡，也要一步一停才能换气。她全身受到它的影响，不仅心脏衰弱，并且四肢极痛。她们俩夫妇用去了一笔财产来看医生，一再盼望有一位医生能医治她，但是竟然没有。

因为肿得太深，太密布腺系，如果要用刀割除，就有生命危险。

她丈夫一死之后，她又立刻去到医生那里，不理自己死活，要求医生割治。医生既知道一动手术的话，她一定会死，所以不愿替她开刀。她对耶稣认识更多以后，她只是想到她怎能离开耶稣，活这么久，她怎样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恣意毁灭了神所赐她的生命。在她灵命苏醒之初，她生活的目的只想参加下一次聚会，但不久以后她就想全身全心地事奉神了。

她参加第一次聚会时，一点不知道神医治人的肉体。她第一天去，只想得到属灵的帮助，是在她看到许多人蒙了奇妙的医治后，她对于自己也必蒙神医治的信心才得以增长。

她这样的参加聚会已经有几个月，虽然她的灵命是突飞猛进，她的痛状反好似每况愈下。她呼吸困难，已陷于不易在平地行动的地步；她更难吞咽食物，所以她的饮食也已经大大的受到限制。她知道如果神不医治她的话，她一定会像她的母亲和姑母一样因此而死。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个礼拜四，她还是像平常一样的去到会堂。她整夜因呼吸困难而不能入睡，所以她第二天带一份代祷请求去到会堂。

在聚会即将结束时，她感到头顶上有一阵奇痛，同时也觉得有东西拖拉她的颈项。于是她随即把手放到自己的喉上，甲状腺肿胀已完全消失！她脸上流下感激的热泪，说：“主啊，这是真的吗？”——事实上这是真的。

她不住的摸自己的颈项，这时已没有呼吸困难了，她跑到妇女休息室对镜观看，几乎不能认识那镜中的形影。她有三十六年之久，常见一个畸形涨大的颈项，现已复原完好。她说：“因为我太过兴奋，接连有三天不眠不食。我既不感到困乏，又不惑饥饿：我只能不住地摸自己颈项，顾盼镜影，也不住地感谢神。”

她回到医生那里时，医生也大吃一惊。他问她：“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她说：“你相信祷告的能力吗？”医生说：“我最确信这事。”于是她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

他给她仔细检查后，见她完全健康，最使他担心的她的肝脏的情形，也和甲状腺肿胀一同消除。这位医生以后也有好多次请求代祷。

时至今日，她体格完好已经有十三年，一礼拜工作五天。她说：“我能呼吸、睡眠，能做任何粗重的工作，从不会有坏的影响。”而更重要的事，乃在于她已成为一个有属灵更新的妇女。现在她不单单知道耶稣，更认识主耶稣。

在神彰显他的权能里，有一种神圣的慈爱和温柔，比大能的本质更为感人。它表现出神的同情和慈爱，当然也表现出神的权威！

世界要我们相信，人类所知道的，最大的权能是武力，但是主耶稣已经证实，世上最大的力量乃是爱！

第十二章

伤俘释回庆新生

当孔培理被留下来的时候，人们当他是已经死了，因为子弹已穿透他的身体。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个严寒的早晨，黎明以前，巡逻队开始出发。一队有七个人，由十九岁的孔培理率领，他们的任务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不要被敌人发现，破坏敌人的车辆和炮位。

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天还没有亮，就返回原防。在距离自己防线只有几百码之处，其中有三个人到前面担任侦察，探清道路。照他们三人所见的道路是非常清楚，所以向其余的人招手，叫他们前进。他和三个战友正开始穿越阵地时，遇到不幸的事。不知从何处射来枪弹，有一粒穿过他的两臀，裂开软骨、筋肉和脉络。它从右边进入，穿过全身，最后由左边透出。这子弹

猛然伤了他，使他仆倒在地。他醒来时见到另一个巡逻队员两腿已断，躺在他的身旁。他轻声叫他他没有答应，他再用大声呼叫时，见他已经死去。

他躺在那里，麻痹、冻僵并且感到剧痛。他那银元般大的伤口不住流血，他知道如果流血不止的话，在救护队抵达以前，他会流血而死。由于他担任巡逻的原故，所以有轻便的装备，有急救包，其中有硫化物。他几乎用出超过自己的力量，才能把药包打开，在每一个伤口放一个，他说：“多少塞进一些，可以稍稍止血。”时间一个钟点的过去，阵亡的战友躺在他的身旁，他也卧在那里。战地寂然无声，像死一般的沉静。日出以后，他作了自己从未作过的祈祷。他说：“我以为要死在那里，我一生所作的一切，皆映在眼前。”因为他整日整夜连同第二日的一部份时间都躺在那里，所以有充份的余暇作生命的回想。那难以熬耐的许多钟点，就好似惨痛惊惧的千年一般。

他躺在霜雪满凝的荒草上，受了重伤，失去一切希望。突然间他听见有声音临近，他的心情舒展，正想出声呼叫的时候，话到嘴里并没有吐出，声音更近的时候，

他才认出那不是美国人，乃是德国人的声音。

他首先知道，有一个沉重的身体横压在他的脸上，几乎使他窒息。他虽然隐藏在深草里，德军班长仍在他身旁绊跌。他一认出德国人的声音时，马上就放弃得拯救的希望，因为他知道德军在那时不捉俘虏。他鼓起勇气来面对必然的死亡，他只等敌人在他躺卧之处把他枪毙。德国的班长自己爬起来，向他狞视以后，又叫他的一班人来。他们喋喋的争辩了好几分钟，他虽不懂德文，但每隔一段时间他听出一个字，他说：“那显然是他们之中，有人认为不应当拉起我。”这样好似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不会超过五分钟，阶级高过全班的班长，喝止住他们。使他惊喜的事，乃是班长下令不准枪毙他，叫他们把他带走。

他们当然没有担架床，所以由一个兵抓住他的双腿，一个抬肩，把他带回一所学校校舍里，那里有几个被俘的英国兵和三、四个美国兵。对这个受了重伤的青年，并没有任何医药敷治。他说：“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药物给我们疗伤。”后来他就被放进箱车，送到德国俘虏营中。

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里，他被押换过好几个俘虏营。在这五个月中，一点药也没有给他。三千人只有一口井，所以用水也严格配给，四分之一加仑一天。他只饮足以活命的水，用其余的洗涤伤口。他的枪伤虽没有得到医治，整日出水，但却也奇妙的蒙保守而没有发炎。医生后来说，幸而因为出水，才使他不致丧命。

如果下雨的话，他们这些俘虏就有充份的水来洗濯，但是他们有五个月的时间没有剃须了。他说：“我们有时用锋利的石头，或在附近地上碰到旧的罐头铁片，就用来彼此剪发。我们只是用手抓别人的头发，把它拔出来，所以大家皆变成秃顶，耳边的头发仍是一样的长。

当苏联军队释放了德国俘虏营中的盟军时，他被送到苏联兵营，但情形仍然和以前一样。他说：“他们很想改进我们的现况，无奈他们自己也得不到供应。”他们的粮食配给仍然像在德国俘虏营一样，他们的营养只是二十四小时一杯萝卜汤，并供给树皮和草汤，他说：“我们得到这些已非常满足了。”俘虏群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在这五个月内因疾病和饥饿而死，但

他虽受重伤，没有医药疗治，却能够依然存活。

布治一役，美军丧失了四万人才使德军溃败。这好似显然有神的美意来拯救他。他现在说：“神实在一直和我同在。”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体重由一八二磅减到九十，骨瘦形销，不成人形。他马上被送到西弗吉尼亚的医院，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他只瘫了六天，就不再瘫痪了，他虽然继续疼痛，却能行走，这件事使医生惊奇。有一位从 X 光照片检查子弹所经之处的医生说：“我不知道怎么有这件事。”他出院以后直操砌砖的旧业，因他曾结婚，须要供养妻子。但伤口越来越痛，起初不能用腿踏单车，走路也僵硬，只好拖住一条腿以减轻不断的痛苦。他说：“从一九四四年以来我没有一天不痛。”他虽入院出院好几次，但皆无效果。后来他的脊椎和腿又生关节炎，尤其足背上痛苦更甚。因为他现在除妻子以外，还要照顾一个小女儿，而且他知道自己实际上不能工作，所以他几乎陷于绝望之境地。他无论坐立躺卧，皆使他脊骨痛苦非常。

他在一九五五年再次住院，这次医生告诉他除关节炎以外，还有骨盆分裂症，所以劝他动手术解除痛苦。但这是一种试探性的手术，医生对他其余各部的情形，并没有保证在手术以后会有改进。其结果既不能事先确定，所以他那次没有冒险尝试动手术。他觉得只要背上和腿部的关节炎能好转，痛苦就会减轻到最少能做有限的 轻工之地步。

于是他到亚里桑那州小住，希望那里温暖干燥的气候，能对他身体有益。他从那里回来的时候，似觉好转一个短时期。不过砌砖是一个费力的工作，他从起初就做得太吃力，所以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他说：“我的背部好似要完全仆倒一般。”

即使要举起膀臂，也使他剧痛，他的身体一点也不能弯曲。他已有好几个月不能驾车，但现在甚至爬进车里，也不能把头低到能入车门的地步。他不能用右腿站立，也不能保持几分钟的端正而不躺下。他虽在褥子下放厚板，使床坚硬，睡了十二年。他现在却不能睡在床上，只能睡在地板上，当然也决不能坐在椅上。

他在七月又被送到西弗吉尼亚的专科医院，他在那里平躺着五个礼拜。最后医生告诉他虽不能保证成功，但是除开刀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他这次愿意一有机会的话，无论试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使他能重新工作就行。院方依他请求，准他在动手术以前回家三十天，好让他料理家务。

在他出院以前，院方为他配上夹板，医生叫他不要除去。因为他身体斜出三吋，如果不用这种支持的话，他就会好象没有脊椎骨一般的倒向一边。医生更吩咐他多在家中躺卧，一次最多不要走几分钟，更要注意不能乘车。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回家，好准备动大手术。他的妻子对他这样的情形，当然很容易常感到极其难过与忧虑。

她常常收听福音广播，并且也参加过好几次聚会。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女人，深信她丈夫一定会蒙神医治。但是她丈夫却不相信这些事，她连一次也劝不动他听福音广播，更难请他来参加聚会。他出院三十日假满之前一个礼拜，有一个常去聚会、深知祷告和神医治之大能的朋友，来到他家里。

他在礼拜日清晨黎明以前来到他家，这样早的时间显然不是社交的应酬。不过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无论他愿不愿意，总要带他到俄州容城参加聚会。

那天实在很早，他因为痛得不能入睡，所以还没有睡觉。他躺在寝室地上，几乎不能移动。他尽量避开的这位密友，既然来到，他虽也喜欢见他，不过对参加聚会这件事并不高兴。他说：“我虽然常常自己祷告，但对基督教并不十分感到兴趣，我一点也没有会蒙医治的信心。我所能想到的，只是怎能坐三个半钟点的车去到容城，因为我不乘车已经够痛苦了。”但是由于他朋友对神医治之大能的完全信心，一再坚持，最后终于说服了他，使他起身同去，不过非常勉强而已。他的妻子虽然很想去，因为有病，所以不能陪同前往。她遂和十岁的女儿留在家中，整日禁食祈祷。

一路上，车开得正如他所预期之颠簸，坐很长时间，痛得几乎难忍。他们到达会堂门口时，要等两个钟头才能开门进入，得一个座位。他们在车里等，就要多苦捱两个钟头。

这其中大部的时间，他常注视门前高斜的石级，他想怎能走上去。大门打开时，他朋友扶他出车。他靠他的帮助，一步一趋的走上他非常畏惧的台阶。他第二个问题就是怎能坐完聚会的四个钟点。

他说：“到聚会一半的时候，我全身开始发烧，好象着火一般，接着我觉得非常恶心，想吐。”他不知道自己所遇到的事，不过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朋友看着他，看见神的大能透过他的全身。几分钟以后，就笑着问他：“不痛了吗？”他面色苍白，有惊讶的神色，他只点一点头。他朋友说：“我们到男宾室去，除去你的夹板。”他迟疑一下，深深的吐了一口气以后，和他朋友同行，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没有痛苦。他对于所临到的事感到骇异，但因医生劝他无论怎样皆不能除去夹板，所以他对这事确然敏感而怀疑。

终于他坐在椅上，得靠他朋友得胜的信心坚定，并且也感到惭愧。他除去夹板时自言自语地说：“主啊，我不计成败，前来就你。”夹板除去以后，他并不像以前那样倒向一边。这无疑的证明他有了好脊骨，并且直坐如钟，没有一点痛苦或不适的痕迹。神迹在他的身上

行了出来！

他轻快地走到会堂后面，他朝我这里走来时，我注意他，他的面孔容光焕发。举起两臂，跑下通道，身体向各方屈曲。他跑上跑下讲台台阶，一点痛苦的迹象都没有。

他用几分钟以前不能负重的右腿站立，这腿能完全支持他的全身。他立时蒙神的大能完全医好。他在回忆中说：“这不是我的信心，乃是我朋友的伟大信心，妻子和小女在家禁食祈祷，以及聚会中每一位皆为别人祷告所致。”

他带着新得到的智能说：“这使我认识，我们每人对别人皆有一个伟大的责任，对我们周围的人，常常比自己所遭遇的事、以及我们本身更重要。”

他不能等到回家，就从容城打长途电话告诉他的妻子。她一听到他的声音，第一个问题就问：“你得蒙医治了吗？”他说：“我实在蒙了医治！”她说：“他一告诉我这件事以后，女儿和我都开始喜极而泣，不住地

感激、流泪。”

她们急不可待，直到看见他的车子回家，他很快地跳出来，走进寝室，坐在矮脚凳上。她笑着说：“他平素不多讲话，今晚却全晚讲个不停。”邻居们都说，他从那时起就非常健谈。

他还有一个礼拜的假期就要回到医院——但他现在去不是为破裂的骨盘动手术，只是实行检查！他在这个礼拜里生活完全正常，洗汽车，开车，修剪草地，并做了无数的家事。当他拿着夹板走到专科医院，医生见他没有带夹板，正要劝他的时候，他抢着说：“医生，请你看，我不需要夹板了。”医生非常怀疑，仔细检查后，说道：“真的，你一点病也没有了，回家去吧！”

他痊愈之后，一个礼拜以内又得到砌砖的全日工作，从那时直做到现在。他也曾由人寿保险公司医生检查，认为他体格完全健康。几年以前，他曾请匹兹堡一位最好的精神专科医生检查，他从未见过他，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过去的情形，认为他神智一切皆极佳。他遂把过去的情形，和蒙神奇妙的医治都告诉他。这位

医生点头说：“看顾你的这位大医生——神——实在知道他所要做的。”

六年以后，他说：“自从神医治了我以后，你所知道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只有名字没有改变。我只希望能早在三十一年以前，认识神的大能作为。”

他蒙医治那天所遭遇的事，远比他身体得医治更重要，身体仅居于更伟大的属灵医治以下。如果神不在你里面作工，不使你灵性改变的话，你不能得到神的大能透过你的身体。属灵的改变乃是更大的神迹。

他蒙医治后就立誓说：“从今以后我要为主而活。”他也守住他的誓言。他尽量贡献他的精力和时间，见证神的大能，他的见证在各方面皆非常动人。他、他的妻子和女儿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他的家庭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化家庭，家中每个人皆充满神的大爱。

他知道他的身体像灵魂一样的属于神；他也如道生命的改变，不仅是让主进入心中；不仅将自己的心并且连身体都要献给神，才能当作活祭。

第十三章

童目圣心面增辉

这一个四岁的孩子，刚从神医布道会回来，她一进到门里就很兴奋的跑到圣餐的油画那里，指着站在画中的一个说：“祖母，那就是他，是主耶稣，我今天在孔女士的众会里见到。”

那天下午，祖母带她去参加聚会，她有好几个礼拜难得有机会被带出去，因为她的脸非常难看。八个月以前，有一天早晨她起身时，见到膀臂上和腿上生出红湿的斑点，不到一个礼拜，她全身都有了湿疹。第一个看她的医生说她是湿疹，给她开方治疗，但是情况仍继续恶化。

过了几日，她肿胀的地方开始猛然流血，所以她全身要用布包裹，不能浸水，只能用油极其轻柔的给她洗

涤。她的膀臂用绷带包裹，挂在旁边，不能屈曲。她祖母说：“她全身皮开肉烂，不住地流脓出血，疼痛不止，换衣服时就很痛苦。无论有谁走近她旁边，她都会惊叫起来。”

她头上生满了脓疮，所以不能梳头。眉毛脱落，眼皮也被疮侵蚀。两耳实际上已经烂掉，有一只好似真个要跌下来一般，她受到疾病很大的残损。在她患病之初还能够和别人的孩子游玩，但是现在她的外貌骇人，不仅使他们避她，并且他们的父母也不准他们来探望她。

在她的头脸还没有溃烂不堪以前，她母亲有一次想带她搭电车，就在那时也没有人愿意坐在她的旁边，她邻近的座位都使人憎厌不坐。她虽然幼小，也自惭形秽地知道自己有使别人的可怕。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朝她一看以后，就带着她所不能了解的形容转开，逼使她极不高兴，她常常哭着问母亲：“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欢喜我？”后来她竟然从来不被带出。她能玩的时候，只在自己家里玩。她母亲让她做一点家务，使她不至于寂寞时，她感到骄傲而高兴。但因为她的膀臂不能屈曲，一活动就格外疼痛，所以这种工作也只好停止。

她母亲问过好多医生，大家的诊断虽然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乃是他们皆认为这是他们行医以来，所见到最厉害的皮肤病。最后有一个医生劝她母亲把她带到癌症诊所去医治，但是她的祖母说：“祷告也很有效。”医生点头赞同。就在他们准备去诊所时，她祖母说出蕴藏已久的心愿，要她母亲同意把她带去参加孔女士的聚会。

他们一家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祖母本人却由收听福音广播，而对孔女士的工作很感兴趣。她本人参加过几次聚会，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

她母亲不仅愿意让她带孩子去聚会，并且愿意在明天聚会的几个钟点。都留在家中祈祷。

这孩子 在敬虔的家庭中长大，所以她对主耶稣能行神迹，有单纯而完全的信心。她在那天下午像忠信的人朝圣一般，前往参加聚会，深信她必蒙医治，使她不再生疮，能再和她的朋友游玩，也再一次能和她母亲出去，坐在电车里人只是对她微笑，喜欢坐她旁边，不带着奇异的表情走开。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乃是她对

祖母所 说的：“我想见耶稣。”

她祖母后来告诉我说：“我叫我儿子开车送我们来参加聚会时，他迟疑说，像她这个样子，怎能带到大群人中。但是我说，当然能，他们不会讨厌她，这里是专为医病的。”

她的叔父还是不十分放心，他等在外面以备招呼。进入会堂以后，带她的祖母也想尽量的替她用衣服把头盖好，好使人看见不至于害怕。她想起那时孩子的皮裂得 每个缝上都要连针，头上少少的一些头发紧贴在头皮上，两耳只少少的靠在头上，好似马上要脱落一般。”那天下午她和她的祖母坐左会堂的后面，我对她们皆毫不 认识。

在聚会将近结束、唱诗时，她对祖母大声说：“祖母，请看，我看见耶稣在那里。”祖母轻声问道：“在那里？”她讲说的时候会场中的人皆转头来看，她说：“在台上！在孔女士的旁边！请看，耶稣在上面——他伸出手来。”

祖母朝她看一看，又看到台上，她的心开始跳动。孩子脸上的疮肿完全干净，无论那里都没有脓血的痕迹。她心里充满了喜乐和感激。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孩子的叔父在外面等着他们。他朝这孩子一看，几乎失惊起来。

祖母说：“我们一同到家里以后，她迫不及待地把所发生的事告诉各人。她所讲的就是她怎样的见到耶稣。她一家人所见到的，是她的脓疮怎样的全部消除。她父亲看了一下叫起来说：“这是一个神迹！”

我没有对任何人讲什么，我只想清楚知道，一切皆确实无误以后，才敢讲出来。下一个礼拜这孩子又被带到会堂里，在聚会之中，她头上、脸上以及身上的疮疤皆开始脱落。她祖母说：“那疮疤像雪片似的落下来，因为它全落在一位太太的衣服上，使我觉得很难为情。但是我最感到的乃是多谢神，我在全部聚会之中只是赞美主。”

这样她乃是完全的，永远的蒙了医治。从她小小的心灵里，对耶稣发出无限地感激。不过她对这事一点也不感惊奇，因为她早已知道主耶稣愿意，也能够行这神

迹。

她现在皮肤上疤痕全无了，也没有生疮化脓的旧印。不久她梳洗丽洁的头发，使她天真烂漫的面庞上，绕着金黄色焕发的荣光。她的眉毛丰满，色泽光艳，眼皮和耳皆完好如初。有成千的人见到这孩子蒙了医治，而许多医生都称之为神迹。

这孩子的事像我们福音工作里所发生的重大奇事一般，使我受极大的感动，不仅因为她身体得蒙医治，我在聚会中见过许多同样奇妙的事，乃因为她笃信不疑的信心。她对耶稣显现的真实之坚持不移，她蒙医治七年以后，仍守住起初的信念。在起初，邻居和朋友们虽不能否认她蒙了医治，但不是怪这孩子制造新闻，就是怪她 祖母将这意思放在她心中。她父母起初都以为这是由孩子太活泼的幻想而产生，后来他们仔细地问她，又和她多谈，但他们所说的一切，皆不能动摇她真正的见到主 耶稣之确实。

她仍然常常来参加聚会，我也亲切地问她，只在最近，我还问过这美丽可爱的十一岁的孩子：“你真的见

到耶稣吗？”

她明确地回答说：“是的。”

我问她：“耶稣在哪里？”

她说：“他就站在你的旁边。”

我又问：“耶稣像什么样子？”

她说，“就像圣心图上的照片一样，两臂伸开。”

我问她敢不敢证实自己所见，她面上发光说：“当然，这是我一生所见最真实的事？”

“他站在那里有多久呢？”

她说：“最少有五分钟到十分钟，在唱诗停止、你祷告完毕以后，站在那里很久。”她又笑着说：“孔女士，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

这经验清楚证明她所见的不是幻想、错觉或怪异之事，乃是真正的异象。主耶稣对一个四岁、充满信心、渴慕见他胜过世上一切的女孩子，就向她显现。

有些人坚信这是我的信心，使这种工作生出神迹，以为我的祷告比别人祷告有分量，所以我举出这件事，它只是许多奇事之一，以矫正其完全错误之观念。我指出 孩子蒙医治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她来参加聚会，当然也没有特别为她祷告。直到她蒙医治以后，我听到她叫：“祖母，你看，我看见耶稣在台上！”这时我才看见 她。到那时我的眼睛才很快的向会堂搜寻，想知道这种微小而刺透人心的声音来自何处，最后看见一位妇人手里抱一个小女孩，她朝着我这里指手划脚。

这是因她而并非由我的祷告，神的大能遂即发出；也是由于她单纯的信心，不是我的，耶稣答允她，按手在她的身上。我切切祈求神，不要使人在这工作上，见到我这无用的仆人，只要见到圣灵的大能。

亲爱的父神，求你赐下孩童所知的单纯信心，信靠活的救主和他的大能，仰望你在地上行神迹的信心。因为我们只有将这单纯的信心，像衣服一样的穿在身上，才能像孩子们一样的蒙福。这样才不仅知道什么是永生，更知道为什么为你而活。

第十四章

目睹、心服、口述

“我是一个对真理感到怀疑的人。”这句话是由一位在社会和医药界颇有地位之妇女所说，她现在在匹兹堡卫理公会董事会也是一样的著名，因为她（季森夫人）是基督教服务会妇女部灵修主任。

她读过费省和特省两间大学，也在西宾州护士学校毕业，并在纽约医院小儿护理科深造。她教授小儿护理科，护士社会科学，也担任阿州大学医院护士顾问。她既有这样的地位，无怪乎她第一次参加神医布道大会时，对“神迹”表示怀疑了。她并非不信神，她不仅相信，并且是一位虔诚的教会妇女，一生作卫理公会信徒，在教会中非常活跃。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也坚决的相信祷告的能力——不过那只是一种普通的、也按照一般的情形蒙应允的祷告。

她在圣路易教会协会宗教卫生部工作，她很快地就承认神借着医生护士以反药物的帮助施行医治。但是她所不知道的乃是无论何人，皆可以立刻蒙神的大能医治。她不相信神在现在仍行主耶稣在世时所行的神迹，因为她以为近两千年前所发生的事，不适用于目前的科学时代。

只是由于她嫂嫂的原故，她才第一次参加神医布道大会，但仍是勉强而不信。她嫂嫂心腱衰弱已有多年，不过在一九四八年秋她患了重病，遂使她已经不完全的心脏又受到无可救治的损伤。她在十一月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一生将陷于半瘫痪的状态。

她回家以后，只是想医生为什么要用“半”字，因为她稍为用一点力气，几乎就不能喘气，甚至连吃饭也感到费力。她不得不一天用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休息，她丈夫有时把她抱上抱下，放在客厅沙发上作短暂的躺卧，垫上四个枕头睡觉——实际上乃是坐在床上，夜间常因咳嗽，从肺里吐出粘痰和血而醒。她的脉搏跳到每分钟一百二十六次，她只有籍着药物（顶花叶）来缓解。

她曾任公立学校音乐督导，酷爱音乐。她卧病在床的大部时间，主要的调剂，乃是听电台中所能收听的一切音乐节目。有一天她转到她觉得极其悠美的风琴和钢琴演奏，她定心倾听，她说：“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你是否在等候我？我马上把收音机转收别的电台，因为我不愿意听那些节目。不过我每天还是要转到那个电台收听音乐。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在电台作见证，我现在虽不完全记得，但那见证却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收听全部的广播。”

她虽然去过教会和主日学，但是她从未听过属灵的医治，她说：“我对神认识很少，我把他当作远在天堂里。如果真有天堂的话，我相信天堂里的神，对我们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事，不会感到兴趣。”至于神迹，她笑着说：“我觉得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就是一个太聪明太有学识的人，根本就不能相信这事。”

后来她听过多次的广播，开始寻思，究竟有没有像她所听到蒙医治的这些事呢？最后她请她母亲带她到嘉理基堂。几个礼拜之后，她们第一次同去参加。她回忆说：“我整日禁食，我们从会堂出来以后，我身体很不舒适，

不知怎样才好，不过我却亲眼见到许多奇妙的事件发生。”

那晚她丈夫竖起眉毛来问她，有否得到医治？她说：“没有，但是那里有些是我所不明白的事发生，所以我必须再去。”次日她觉得比以前多日好一点，不过她说：“我还没有到能蒙医治的地步，我对属灵的事仍然是非常的无知。”

又过了几日，她和她母亲一同去参加神医布道大会。在聚会中全体会众为一个哑女祷告，她立刻得了医治。她说：“那时好象有东西突然抓住我，我觉得好似有人一直在挤我，我感到非常快乐而微笑。同时有一道夺目的光辉，好似从天花板透过，所以我必须遮住眼睛，才不致被这前所未见的光明眩迷。我开始不住的哭。别人没有看见那光，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病。”

她从那天起，对神的话无限的渴慕起来。她收听电台里每一次圣经信息，她多年来第一次读圣经，也重行回到教会聚会。因为赞美诗太重，她仍然不能拿，所以必须由别人替她拿住。她还是只能唱几个字就要喘气呼

吸，但是她说：“我对医治已不再认真地非要不可，因为我已经得到平安。”

就在这时，季森夫人和她一家都迁回匹兹堡。据她说，她劝季森夫人和她一同参加聚会，因为她们二人感情极好，她想把她自己所领受的和她分享。据季森夫人说，她自己是一个护士，深知道她心脏病况非常严重。如果让她一人前去觉得不安全，所以愿陪同前往。

她说：“她的嫂嫂仍在服药，呼吸困难，非常危险。她记得她患有严重而无法医治的心脏病，受到极殷勤的医护调理已有八年。我只是不敢让她一个人去，恐怕她会昏倒，我想保护她免受多人拥挤。我必须承认要我化整天时间，去迁就她愚昧的狂想，去参加我知道我所不好、或不信的宗教性聚会，实在是勉强也有点不耐烦。不过我觉得我为责任心所驱使而已。正在聚会开始的时候，他们刚为一个多部硬化的妇人祈祷以后，神的大能透过她嫂嫂身体。季森夫人用她受过护士训练的知识观察所发生之事的每一个细微的枝节。她起初以科学的奇异眼光注视，以后带着敬畏的心，因她嫂嫂在她眼前，有奇妙的改变。她描绘她的指甲怎样由蓝色

立时转变为 健康的粉红色；血色流入她的面孔，好似立刻输过血一样；有一种好似电流般的力量，透过她的身体，显然地医治了她，使她痊愈。

她说：“我注目观看她在神的大能之下，立刻知道是出于神，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切实、而不易冲动的人。并且我所见到她蒙医治的情形，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解释。在那时我知道，直到现在我主耶稣才有真正的认识。我见她发光的面孔上丰健的颜色，就好似听到圣灵说：‘你既在这里，所以你要去把这事告诉别人。’”

她嫂嫂的身体和灵性的蒙医治，实际上皆是逐步的。她对于属灵的事必须多多地学习，她说：“如果我立刻得到医治的话，我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需要，或是切盼更深的进入神的道路。”这也好似她把自己逐渐地多献给神，更多地在神的光里行走，也更多地领受神医治的恩典。

她一天一天的得到力量，她说：“我参加聚会时仍然多得能力。这好似无论何时，只要我凭信心放开脚步，就得到更多的医治。”她在七年前一个炎热的

七月下午，得到完全的医治。她和季森夫人对耶稣基督使人完全改变的大能，从那天起会铭志到永永远远。

季森夫人说：“我以前虽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到现在才见到，我从没有完全地相信过。只是从那时起，我心里对神会垂听人的祷告、直接应允人的祷告，才毫无疑问。最宝贵的乃是我现在知道，在神确是凡事都能。这种知识不单单改变了我的生命，同时我家中许多人皆有了改变，无论是嫂嫂，或是我，皆不会重回旧路。”

她记得她自己的怀疑，她深信她所认识的人中，也不会有人相信一九五五年七月那一天 所发生的奇妙之事。但是她说：“他们必须相信，因为嫂嫂在过去六年已恢复完全健康了。她现在指挥自己教会的诗班，随时随地见证神的大能以帮助别人。心脏病 专家在她痊愈以后给她检查，说她不再需要医药，乃不用心脏镇静剂。她的家庭医生说：‘我知道你所遇的事，我行医多年曾看见神行过许多神迹。’”

不过，她这样戏剧化地得到医治，并不能使季森夫人所认识的人相信。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这是在季森夫人心里所生的神迹，她自己需要救恩像嫂嫂需要神的医治一样，这也是一样的奇妙，并且对她所认识的人都很明显。

她对圣灵在那个暑天下午，在嘉理基堂所赐的命令从没有中止懈怠。她确是“你出去把这事传开”，她的见证启发并鼓励了许多业经举行的神医布道聚会，特别对匹兹堡卫理公会联合会中许多教会准备举行的这种聚会。她极力荣耀神，推展神的国度，主要地虽在于述说她的嫂嫂蒙神医治，但她述说神的大能之见证实得多得不可胜数。她说：“蒙医治的最奇妙之处，乃在于藉祷告敞开神迹之门。”

有一个无宗派信仰的祷告会，每礼拜三早晨举行，已有了六年，大多数是在季森夫人家里，她说：“这祷告会由圣灵作引导之能力。凡参加的人——真正地带着喜乐与感恩的心，极度盼望神今日要行奇事才来。神从没有使我们失望，乃是确然用一种荣耀的方法，应允我们的祈祷。我们相信喜乐与感恩，是祷告会成功与蒙

福的秘诀。”

这事的直接效果，使全匹兹堡和附近地区，现在每周有许多那样的祷告会。

她从祷告会带许多人，来参加神医布道大会。其中有她的妹妹也蒙神奇妙的医治，她从费州来到这里时，耳聋立刻治好。

第十五章

担架抬出捷步行

他们把她用担架床抬来，她小小的身体虽憔悴得可怜，却穿着很整齐。因她确信必不再用担架——确信神一定要医治她——确信今日就要见到神的大能，所以请她丈夫在抬担架人把她抬上救护车以前，替她穿好衣服。她在那时因关节炎全身瘫痪，全身各部皆不能活动。

她名叫亚美丽，本是瑞典信义会的教友，不过她却相当自豪地慎重指出——虽然她沉重的尾音令人难懂，她说：“我是美国的公民。”停了一会她又笑着说：“不过我想最值得夸耀的是，我是属主的天上的国民。”

几年以前，她注意到自己的关节好似肿胀而硬化，后来因疼痛难支去看医生。医生说她患有关节炎，遂照普通的方法治疗，电灸、按摩、服药，并叫她作某种运

动，以保持关节的正常效能，但这一切皆似乎无效。她还是继续疼痛，硬化程度增加。她的膀臂越发不能举起活动，她用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坐到椅上，但是一坐下以后，又逐渐的不能站起。她以前轻快的步履，变成痛苦的跛行，后来使她离了手杖根本就不能行走。不久她的所有关节皆极其残废，直到最后，她一点也不能活动，只好整天卧床不起。

她记得：“我到了这个地步时，有一个邻居来看我，她带一本孔女士所写的红色小书给我，书名叫做‘神医治的手’，她说孔女士每天在电台作福音广播，叫我一定要听。”

她读了小册，开始收听广播，她说，因此另一个世界向她敞开。她说：“我一生常去教会，但是以前一直不知道神现在还是像近二千年以前那样医治疾病，也从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直到读到小册，开始听孔女士广播才明白。”

这时，她已经完全瘫痪，她的头连一时也不能掉转，同时全身各部皆不能活动。她几乎痛得不停，全身疼痛，

使你不能用水洗浴，只好用棉花沾油轻轻的抹。她的体重由正常的 145 磅减至 97 磅，几乎疲竭而死——患关节炎而死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像她这样深的痛楚。

她既读小册又听福音广播，于是信心开始增长。她以为她能重过一种正常的生活，这种信念在她久已失望的心中开始苏醒。有一天，她听过广播以后，请她丈夫在下礼拜日用救护车带她到俄州容城去参加聚会，但是她丈夫不愿意，第一因为他缺乏信心，其次因为他只觉得路程太远。她说：“因此我就祷告神，求他领孔女士临近我这里，使我能到她那里，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一个月以后孔女士来到这附近讲道，我知道我很容易去到那里。”

她叫定了救护车，礼拜日早晨叫醒她丈夫，请他替她穿衣服。她丈夫感到惊异，就问她说：“用担架抬上救伤车的人，为什么要穿着整齐？”她面容发光说：“因为我知道，今天是我蒙医治的日子。我回来的时候不用担架，自己能举步而走，既然这样我必须穿着整齐。”

她丈夫虽不同意，表示怀疑，但为着要把她当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哄，只好从衣柜里找一件只在前面有纽扣的衣服，因为她膀臂一点不能动，所以要别人替她套上去。最后他找到一件，替她穿上又替她梳头。救护车来到门口时，她已收拾停当。他们把她仔细的放在担架床上，尽量不使她受不必要的痛苦。这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因为她背后只有两小块地方，可以被托住举起而没有大的痛苦。她们把她抬出来，把她安放在救护车里，她丈夫坐在她旁边。车将开出的时候，她叫住司机说：“请等一下，我们忘记了带大衣。”

她丈夫非常怀疑地看着她，说：“你的大衣？你从头到脚都用毡子盖住了！还要大衣做什么？”她说：“当然，我不能披毡子回家，请拿我的大衣。”

他朝她注视一下，一言不发，回到家里拿出大衣来。她在这一段谈话之中的态度，表明蒙神医治的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完全期待得到医治。她具有这种重要的宝藏，我们称之为信心。这不是人能拿出来分析的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获得的，因为这乃是神的恩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 神所赐的。”（弗二：八）

我们皆应当求这说不尽的恩赐。这既是神的恩赐，就没有人因信基督或有任何信心，就以为这是个人的功劳所配得。我们必须将一切荣耀，即使是我们所表明、所具有的这份信心，也归给神。

礼拜日，救护车把他们送到会堂的后门，她和她丈夫皆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担架人员把她用担架放在讲台上，在她的回忆里说：“在我来会堂以前，可能已经蒙了 医治，因为我不记得怎样被抬进来。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突然的来到讲台上，我知道只要我能够上到讲台，在孔女士身旁，神就要医治我。我只知道他一定要 医我。”

她躺在担架床上抬入时，聚会刚别开始，她见到一个异象。现在有许多人说有异象，照我看来大多数是自己的幻想，由于心情太过激动所致。但我对这个妇人从现在起观察了很久，她乃是我所见最不易激动的人；她乃是沉静而缺乏想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只能相信她所见的异象是真的，并且实在是出于

圣灵。

她说：“有一件事使我朝会堂的角上看，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主已经解开我颈项的捆绑；所以我好几个月来第一次转头。我这时知道那角上有光，但是那天实际上并没有光。我看见好象有一个窗子，有一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那里——我见不到他的面，在他旁边的桌上有一个册子，他正在册上写。我以前从没有参加过聚会，所以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转过来问丈夫说：上面的那位是谁？他说那里除了大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这时她才知道，她特别蒙福才能见到这位白衣之主。她接着说：“我再看一看，见到在他旁边的册子的每一面皆写满了字。他好似不住地翻开这几页，一张一张地翻，使我知道那是我的案卷，上面皆记满了我的罪行。我再看下去，所有各页好似皆理成洁白，好似神除去了我的一切罪，又赐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那是她第一次论救恩的真正讲章。这不是我讲道，乃是圣灵亲自在讲。这是她重生的讲章。这好似她事先知道，将有神迹发生一般。自从主松开她的颈项，使她能见到他以后，聚会中有一个女陪谈员到她那里对她说：

“请你跟我来。”她起先不加思索的答道：“只是我不能走。”后来又说：“啊，我能！我知道我能。”——就在 那时她清楚地知道，有人把她从担架床上拉起来。她想到这事笑着说：“那是一种慈柔的扶持，非常的温存！”

她跟者陪谈员，自己走到我这里，她一个人转到担架床那里，然后又走叫我这边。我在讲台上放一张椅子请她坐，她坐在那里一点困难也没有。她说：“到目前为止，我有好多年不能坐了。后来我自己起身，走向妇女休息室，但是我找不到，我寻找的时候走遍整个会堂，包括下到地库，再爬楼梯上来，皆是我自己行走。”

这就是半小时以前躺在床上不能活动的妇人之表现，那时她是完全瘫痪。这也是医生所说，会成为终身瘫痪、离不了医药之妇人的情形。散会时，抬她进入的担架人员回来想抬她。他们见到她的时候瞠目结舌，不敢相信。

他们问她是否要担架，她毫不犹豫地说：“谢谢，我实在不要，我可以坐在车子前面。”她说了以后就从

扶梯爬到车上坐下，车头只有三个坐位，所以有一个抬担架的人坐到后面，一路回家。她在回家的途中，因为非常兴奋所以不住地讲说。现在她觉得世界非常美丽而新颖，使她顾盼不停。这是她新生的经验。

她说：“从那天起我将自己献给主，决不愿改变初衷。我所喜爱的服事主的生活，一切事皆非常奇妙。”

那晚，她在临睡以前，问她愉快的丈夫：“你记得聚会时我在讲台上，第一次走出担架床吗？”他点点头。她又问：“是谁拉起我？”他惊讶起来说：“没有人拉你，是自己起来的。”她只是微笑。她乃知道原来是神的手摸她，因此她感觉特别轻柔。

第二天早晨，她去到庭院里修剪玫瑰花，隔壁邻居吃早饭时从窗中见到她，走出来说：“我觉得很诧异，因为你看起来很像何太太。”等一下，她认出她真是。这时她好似见到鬼一般，面色苍白浑身战抖，她只是不住地说：“我不能相信这事，我一点也不能相信。”

自从她蒙医治以后，没有病过一天，也没有吃过一片阿司匹灵。将近有十年之久，她没有去看过一个医生。

这是神对于那用信心期待他的孩子所行的一个神迹。神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四：六）

我们对神的这些话语之真实性是多么清楚，从我们心坎深处感谢他；因为他将自己的权能向我们奇妙地彰显，我们要永永远远地赞美他。

第十六章

众医束手非绝症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匹兹堡报上头条新闻标题说：“请医生不要把癌症当作无法医治的病。”内文说：“此间昨日通告医生，勿对绝望的癌症患者告知其病况难救。”

亚林弗来州医药协会的正式刊物、匹兹堡医药公报，密告医生不要对人的绝症妄加定论，因为无人敢讲人何时要死。该公报宣称：即使所有的医疗证明皆认为病人 绝望，医生仍须注意人对于人体的结构了解不多，神的旨意可能为病人成全。该公报说：人体的生理功能及神的旨意，在有些情形下，可能让人的生命延续，使人得 相当的安慰和福乐，而无情的体格检查，以及诊断报告却预先断绝希望的存在，这是极残忍的事。所以即使照病情诊断看来，目前确系绝望的话，也不要作必

死的定论，认为病情毫无挽回。因为仍有许多非吾人所知之能力及因素，能使人在眼见之凭证完全相反的情势下，仍获得相当舒适的生存。”

耿保罗所蒙的医治，立即由医药公报的主笔医生发表上述的声明，使进步的医药界予以承认并非不能相信的事。耿保罗在一间机器工厂任看更多年。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生了严重的肺炎，被送到长老会医院。虽经疗治，但左肺似乎仍然不爽，他的病况并无起色。于是医生对他病情感到怀疑，乃叫他作多种病理检验。在病理检验前，作十五次 X 光照片，两次支气管膜，一次支气管组织，另加上三次二十四小时的痰液检验。所有的结果皆证实病状确切，认为这必是左肺生了很重的恶性的癌症。该肺除施行割除以外，没有别的疗法，所以医生叫他立即开刀割除坏肺及五条肋骨。

他不须医药实验或医生告知，自己就明白病得很重。他体重由二百磅减到一百二十磅；白天不断的咳血，夜晚也吐大量的血直到早晨；疼痛不止。他回忆说：“我的肺整日烧热，好象有熊熊的火炬在里面烈燃一般。我觉得自己像马戏班里表演吞火的人一样，每次用口吐气

时，吐不出火来又感到惊奇。如果有人按我的左胸，就好像使肌肉放在火上一般。我身上不能放任何东西，即使一张薄的厕纸，也不能放在睡衣口袋里。我只好坐住不让睡衣贴身。他住院的时候许多朋友去看他，他们见他的惨戚病容都感到吃惊，其中有人向他提到，神奋兴匹兹堡北边嘉理基堂的工作，劝他去求医。

他说：“我对神医并不陌生，他们无须到夫子门前卖孝经。我知道只要我们放出信心的手，神就能作工。”可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朋友们问他是否同意，由他们写信给孔女士请求代祷——以表明他的信心。他对这事不仅完全同意，并且他和他妻子也一同送上代祷请求。不过由于他的病况实在恶劣，无论是否祷告或动手术，他一家皆以为他不能活到十月二十三日——那天是他的生日。医生也清楚说明，割除左肺并不保证使他痊愈，只不过表明这可能使他不死而已。他的妻子为替他多做一次生日，所以在一个月前做一个小生日蛋糕，点着蜡烛，送到医院里。

第二天，他问医生最早几时要给他的肺动手术，医生说必须在一礼拜以内，因为照他们意见，如果迟过这个

时间的话，他就不能存活。这时，他虽然病得极重，实际上已面无人色，他仍向院方提出一个特别请求，就是让他在动手术前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因为第一，他有许多业务必须清理；第二，乃是要重要的一项——就是想蒙神的医治——他想有机会到嘉理基堂参加神医布道大会。

院方准其所请，给予短假，并为他留备床位，等他回来在七日内施手术。他从医院出来，一直先去到他留下遗嘱的律师事务所，然后又从那里去参加神医布道会。这只是由于他有必蒙医治、不动摇的信念，才使他能忍受胸部的痛苦，并赐他力量能去到会堂。

他说：“我扶着两根拐杖蹒跚而行，我身体虽软弱得不能站立，但是我一走进会堂的时候，就觉得来到神的面前，并且知道他要为我作奇妙的事。神的灵在那里奇妙的运行，我知道那晚所见的，实在是神的工作。”

不过，他在第一次聚会中并没有得到医治，她笑着说：“因为我太忙着观看别人，为那些病况好似比我严重的人祈祷。”他在那一个礼拜之中参加了四次聚会，

既 禁食又祈佑。在第四次聚会中，他禁食四十八小时以后，神医治的手摸着了他。有几位慈祥的妇女替他占一个座位，使他不用和群众拥挤，一进来就赶上聚会。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其中的一切详情。”

“神的大能突然降下，临到我的身上时，我肺里感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的炽燃。我以为不能忍受。这使我想三个希伯来少年，在比平常猛到七倍的烈火窟中的故事。”他接着说：“一会儿，火势完全停止，只是那样而已。”他解释：“当你烧纸的时候，它一会儿就化为轻灰。我的胸部也是这样，觉得好象有火柴在里面点着一张纸的一样，烧过以后好似神用他的手触那一堆的灰，灰烬马上散去。从那时起我不再感到烈焰、疼痛，直到现在都是一样。”

这神奇的医治总共约经过一分半钟。在他心中对所发生的事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知道他已立时蒙圣灵的大能医治。那晚他挺胸昂首的走出嘉理基堂，不再需要拐杖，因为主已使他强健了。

两天以后他回到医院，他的床位还留着，医生准备明日施手术，但他对这两项皆不需要了。他一直走到医生办公室，宣称他已经蒙了医治。惊奇的医生当然还是一定要给他作彻底的检查，重做以前所进行的各种试验，包括多次照 X 光片子，以及另一张支气管片。

他说：“我以前照支气管的时候，从手术室出来时就大量流血，并且整日的流。每次流过以后，都觉得自己不能再多活两个钟头。有一次流过以后，我对镜自照，我深信一定快要死亡。但是蒙医治两天以后，我走进去脱了衣服，自己爬上手术台，拍了支气管的片子，也不用人扶持就走下台子，到处皆没有一点血，我觉得身体 很好。

检查完毕以后，他从长老会医院出来，乘电车回家。下午他回到嘉理基堂聚会，但是这一次乃是献上他蒙医治的感恩。

这次，所有的新的化验结果皆证明良好，以前一度呈现坏死的症候之痕迹丝毫无存。不多几日，他又回到机器工厂去工作，厂中的医生证实他体格良好。他离

开三 个半月，厂中另雇了人来代替他，但他既回来，他们仍照常录用。他回去工作的第一晚，厂中有二千人走来和他握手，大家皆同声祝贺他。他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会活 下来。他不仅很快的恢复体重，并且在短期内就要节食以减轻体重！

他生癌症以前，就不断的有各种疼痛。但自从他在一九四九年蒙神医治以后，从没有病过一天，他一晚做八个半小时工作，一礼拜做六晚。他说：“如果你朝主耶 稣走一步，他就要迎着你走两步。无论谁皆能从主得他一切所信的。”他的红光满面是信心的见证，他好多次向多人所作的奇妙的见证，领了许多人信主。如果一定 想证实他蒙了医治的话，他家中有全部医疗纪录的照片副本，只有 X 光照片仍存在长老会医院里。

对于他的健康情形，从下列两个例证之中可以得知。他在过去十二年中捐过二十一品脱的血，换过五次新的人寿保险单。从医药科学各方面检查，皆证明他身上没有癌症存在。

在人看来，他蒙医治是一个神迹，但在神的字典之中没有神迹这个字，因为这一切的医治皆出于神的本性。神的儿子已经在各各他山为病人付出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已付出代价，买赎了所有的人。凡愿意的人都请现在到神的宝座前来领取。”

人不能制造信心。有一个主要的而人不能见到的困难，就是信心系由神自己放在人的心里。无论你有无信心，你既不能制造，也不能靠行为换取。你能相信一个应许，同时并同信心配合。信仰是精神上的条件，而信心却是属灵的，只要主把它放在你心里，你就温暖、活泼、有生机，并且有无可抗拒的能力。人心里相信就能够称义。

“我凭看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十二：三）只要我们一明白这种真理，就不会再站在可怜的病人旁边，不住的斥责、指拨、吩咐、挣扎，因为我们缺乏真理与圣灵，反而只是怪责神。

虽然有代求，但却不是操练信心。代祷和心中的叹息可能在信心发动以前，但只要神一把信心赐给你，你就只能大声感谢赞美神。

血漏的女人，不是用心理的想象力，拚命去抓救生带以求得救，她所要做的，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耶利哥路上那贫穷可怜的乞儿所作的，只是挤在人群中，迫切地呼叫，表明他自己的软弱无助，以及他对拿撒勒人耶稣之同情、慈爱与大能的信心！

神按照耿保罗信心的程度赏赐他的时候，大约经过一分半钟的时间，信心就见到效果，他身上的癌症蒙神的大能完全医好！

一睹榮耀

凱西·庫爾曼 (Kathryn Kuhlman)

许多年来，我已习惯不理睬那些有关我的文章或言论。倘若我在意批评我或支持我的人，我很快便被毁灭。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世上最著名的女传道人。事实上，我从不以“传道人”这个身位看自己，故此我没有用神职人员这类称呼。我真的没有看自己是一个女传道人，相信我，我只是一个爱灵魂的人。我爱众人，想帮助他们，仅此而已。

帮助人是全世界最大回报的事情。你不需要是凯西·库尔曼才可以帮助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男女的目标都应该是帮助人。神的儿女生来是服侍，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活着是服侍。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也应该感到自己有责任服侍和帮助人。这是世上最大回报的事情。

上年圣诞我收到的众多礼物当中，其中有一张小咭上面画了一个大的圣诞老人。这张咭来自一个患癌症的十二岁女孩，医生说 she 很可能活不过圣诞，并且打算切除她的腿。但她寄来这咭，里面写着：“我活着渡过这个圣诞，并且保留了健康的双脚，因为神应允祷告，而你帮了忙。”我无法告诉你我流了多少眼泪在这张圣诞咭上。这是我所收到最宝贵的礼物。有些人把天使放在圣诞树顶，有的人放美丽的装饰物，我却把最美丽的礼物，那个女孩的圣诞咭放在树顶。

回报？我内心的感受是无法买到的。

当我踏进伟大的神迹聚会，我知道在座有许多人付出很大代价才来到那些聚会。对于很多来聚会的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医生已经放弃了，科学也说没有希望。但我重视的不只是肉体上的医治，我知道属灵上的医治远比肉体上的医治更重要。所以虽然我相信神迹，我知道更重要的是呼召他们信主，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相信我，肉体的医治是很次要的。你可以活一生带着有病的躯体死去，没有得着医治。当聚会接近尾声、圣灵说话的时候，我永远记着属灵的医治远比最伟大的肉体医治更重要。看见一个患癌症的身体得医治真是很奇妙，看见病人离开轮椅，轮椅空空地推到一边也是很荣耀的事。但更伟大的是——重生的经历。在那些美好聚会的最后一刻，我站在台上呼召人信主的时候，我知道当中可能有些人已经是最后一个机会，他的灵魂在生死边缘。朋友，这是最可畏的，也带来最重的责任感。当台上的射灯被关掉，我所介怀的是我有否倾尽全力，我是否已经做到最好带人信主，而不是行神迹，因为我不是一个神迹工人。

当然，医治身体上的疾病也是一种责任，老实说，责任之大，有时我希望自己没有被动呼召进入这种事奉。有些时候责任大得差不多难以承担。我不是指辛苦，因为我完全倚靠圣灵，我可以站在台上四个半小时，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但责任感使肉身疲倦。

我比任何人更清楚，凯西·库尔曼没有医治的功能。我不是一个信心医生，请明白这点。我没有医治的能力。

我从来没有医过任何人。我是完全倚赖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我曾经站在病人面前哭泣，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力量给他。但没有圣灵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付出，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当我年幼的时候，我那位非常辛勤工作的爸爸有时会张开他的手掌，对我说：“你知道吗，宝贝，只要你用你的双手努力地工作，你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你想要的。”

这番说话令我印象深刻，因为爸爸的确是一个勤劳的人，我自小学习工作，并且非常勤奋地工作。但爸爸不太明白关于圣灵的事。我曾经站在人前心想：如果要的只是辛勤，我愿意耗尽我体内每一点精力。当我看见一个爸爸带着患有癌症或残障的小孩，豆大的泪珠从那个大男人的脸上滑下，我很乐意把我的生命给这孩子，如果这真能使他存活。但我没有能力，辛勤不会带来医治。在那一刻，我比世上任何人更清楚我是多么倚赖神的能力。

就是这样

有人问：“这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经历吗？被神选上负责这么重要的任务。”不，不是兴奋，是可畏。有时候可畏得我希望我没有被呼召。

但责任大，回报也大，像那小孩的圣诞咭。虽然我很可能会在事奉中烧毁而死，我也会死得快乐而满足，因为伟大的神呼召我，让我有机会，一睹他的荣耀。

凯撒琳·库尔曼 1907-1976

我要分享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相信，神从来没有给我甚么特别的东西。神从来没有给我任何东西，是祂不会给其他人的——只要那人肯付代价。对神来说，我并不是特别的一个。祂给我的每件东西，祂都同样愿意给你。

但愿我能够对你说，那代价是便宜的。今时今日，人人都想捡便宜；可是，神那边并没有便宜货。年青人哪，要是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廉价的，那我就是在说谎。你

看到我走在台上，看到那迷人的一面；那确实是令人向往的！但你只看到那荣耀的一面，你就只看到这些。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我：「你怎样为这样一个事奉作准备呢？」我回答说：「先生，我每时每刻都在准备。」今时今日，人人都想要得些甚么，却不肯付代价。你不付代价，就不会得到甚么。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代价，就视乎你最想要的是甚么。面对事实吧！这一代就是不肯面对事实。然而，说到属灵的事，那可是世界上最要紧的事啊！你可得面对事实的真相啊。

每当我走到台上去，我就明白大卫说：「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是甚么意思。也许我比这儿任何人都更清楚大卫的意思和感受。我不惧怕撒但，因为我可以用主耶稣用过的武器对付牠：「经上记着说……」。我可以面对撒但。我也可以面对地狱一切的污灵，用主耶稣用过的武器对付牠们。我不怕人。我只怕令圣灵忧伤，只怕恩膏会离我而去。

昨天这场内成千上万的人只看到那些神迹，看到那荣耀，但他们当中只有很少数人看得到神迹发生前所付

上的代价。神可以拿走我的一切，可以夺去我的一切，只给我留下蔽体的衣服和脚上的鞋子。纵或只有面包清水让我糊口，我仍然愿意出去。所以，神啊！帮助我。如果神要我到街角上去传扬神的道，我愿意去，但千万不要从我身上收回神的圣灵。

要是我知道圣灵感到忧伤，要是我知道圣灵要离我而去，我就绝不会再走到台上。我绝不会假装甚么，但就在那一刻，我将会成为世上一个最普通的人，再没有甚么会发生了。我可以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但那秘密的能力却在于圣灵。

你会问：「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有人得了医治？怎么知道呢？」

你知道，这是属灵的事，用人的词汇来表达非常困难，得用一套属灵的词汇才行。我怎样才能向你说清楚呢？只有圣灵能够给你属天的启示，只有圣灵能够让你明白，「降服」和「自我死去」的境地，是世上最难达到的。我告诉你，这真的不容易。「自我死去」是世上最难的事，然而，你可以进到一处完全没有自我，唯

独只有祂 的境地。

我不能利用圣灵，我做不到。这器皿只能让圣灵去使用。要知道，你可以拥有世上最了不起的才干，但若不是给圣灵使用，就不能为神成就甚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和合本圣经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这时你就完完全全的死了。

你会问：「你怎么能做到的？」

我无法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凯撒琳库尔曼已经死了。你想知道这事工的秘诀吗？那就是：凯撒琳. 库尔曼已经死了。我们讲论主耶稣的死，但那是祂的 十字架；朋友，那是祂的。圣经说，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

我有一个十字架，是我要在上面死去的。亲爱的啊，有一个十字架！主耶稣常常提到祂的十字架。当祂的身体被人钉在那个十字架的时候，那是祂的十字架，不是我 的，也不是你的，是祂的。

十字架是死的记号。我们不喜欢提到死亡，可我们都得面对死亡。按自然来说，或迟或早，我们都得面对死亡：每个人都要面对，不管你喜欢与否。但此刻我所说的，是对私欲的死！这世代是个自私的世代。人们都自私，这是他们自己从未察觉的。从来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个自私的人。

我可以随便拿起一份报纸，看上面关于凯撒琳库尔曼的任何报导，也可以看有关的电视广播，但那一切跟我是毫无相干的。我没有把那些跟我自己扯上任何关系。我可以今天就离开这个事奉，却仍能说：「啊！神不是很奇妙么？」圣灵不是值得尊荣么？而神是我的审判主，我实在无法把这个事奉和凯撒琳库尔曼扯上任何关系。凯撒琳库尔曼老早就死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祂会收纳你献上给祂的，但绝对不会强迫你。祂绝对不会强迫你，绝对不会。如果你正在等待祂强迫你去过顺服的生活，那祂可不会那样做，绝对不会。这是你无法从书本上学会的。

也许你通晓所有的神学理论，但我所说的并不止是找到世上最优秀的老师：不止如此，是啊！不止如此。那不止是比其他人得着更多的好处，也不止是热心行善。那是一些让你感到痛的东西。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中，你最想得到甚么？

这是要去面对的。面对事实，面对自我。面对面的，看清楚你自己。也许你并不渴望得到我所说的某些，也许那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也许在你的生命中，还有其他你更想要、你认为更值得拥有的东西。

然而，我若不是拥有一切我所拥有的，我跟本就不能存活下去，也跟本不想存活下去。若没有了保罗所说的那份团契关系，那份与圣灵的相交，我就不能存活，绝对不能。其他一切都是虚空，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但也许你并不想要这些。也许你并不想要神为你预备那上好的。也许，有些东西对你更重要；可是啊！只要你品尝过 那经历… …

我生来就没有才干，完全没有。或许正因为这个原故，我可以轻易说：「拿这甚么都没有去使用吧。」对一些人来说，要死在十字架上也许比较困难。可是，十字架就在那儿。你前面就有一个十字架——你自己的十字架，人人没都有例外。你要对它怎样？当你面对那十字架的时候，记住：重要的只是你最想要的是甚么。

我不能替你作决定。我已经作了我自己的决定，也为我所作的感到高兴。或许，现在看来你会觉得实在太难，因为那代价是昂贵的；但究竟你最想要的是甚么？这正是问题所在。其他一切都是至暂至短的，但我所说的却恒久永存。

你看，我们常常在唱：「我愿献奉……我愿降服……」，唱到几乎变成陈腔滥调了。有时，我们行诸多的礼仪，甚至连自己都麻木了。死去，认认真真的。死去，死去。但我们就是不喜欢提到死亡，不喜欢面对死亡。

神要为你做甚么？你知道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少了。神要为你做甚么？你知道得实在太少——除非，你愿意放下一切。跟你自己说吧：「我在我的十字架上死。」

再说一遍：「我在我的十字架上死。」说呀：「穷尽世上一切，我还要把所有的都献给？」你是认真的么？是认真的么？真的穷尽整个世上的一切么？是的，其他一切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祂不要成为次选，祂不要。我敢说，真的，祂不要成为次选，祂不要成为次选。你无法叫祂妥协，祂也绝对不会妥协。